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刑部四

侍郎

陳堯　鄭世威

洪朝選　游居敬

張翀　何源

朱鴻謨

郎中

詹鼎　黃裳

梁㴩　孫瓊

奚昊　何商臣
周佩　蔣孔暘
員外郎
王經　王懋
主事
楊相　俞得濟
張塘　東野
張治道　王漸逵
劉校　黃弘綱
周憲仲　梁有譽

王愛

司獄

王敏

平陵彭應瑞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

刑部四

侍郎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墓誌銘

汪道昆

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字敬甫其先通州人生有貴徵鄉先生邵恭敏棨則自雅韋奇之矣始在外傅日誦千言錙而舉里塾中號州試爲通州廳得公喜假公鄒齋肚從投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搁內搁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呾語公

入見夫人第叩頭謝公艴然怒叱蒼頭高鬧而愈益
莊公頌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諸
生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
問何如公不對使者輾然笑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
曰孺子難下人嘉靖改元壬午公舉于鄉十四年舉
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公宜言曰尊親宜莫如循
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獻宗得幽　孝宗其　昭
穆同也與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祫
則並出主祫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公議卒莫敢持
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

今法之巳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進營繕司郎中會
世宗治行宮華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商
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如故比卒事公視
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
內豎徒屬悉寘將作籍中公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
披籍而籍故事內府徵材用部議率以三之一削之
公笑曰此愈削則彼愈篇此直爲彼地也公獨掛心
討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
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
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

貴公子孝婺人田公不假貸遂中公蜚語量移南贛公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朞月而郡大治戊申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爲公望公笑曰使中大夫轉運佐　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太宰萬公自南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書曰今有司率以遽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轉廣西叅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於道公獨持議毋罷荒服以稱　上心丁巳以平寇功　賜金幣戊午傳雲南右布政使公以粤辟遠而法弛務張之肅宗室必待報

而後食祿毋先期諸違日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毋虛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安萬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貟御史于家御史佯怒萬銓下天爵吏意屬公釋天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都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司吏以嘗公公笑曰御史殘我邪乃公直吞雲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隙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觸言不諱陳巡撫袁州毒敗公歎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居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

受殭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柰我何命也六番都討
二子爭立其黨各擽兵公檄長子楊承春襲父官散
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境內譸張公遠首事者擒
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賺之
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水終不能加蜀兵籍令兵
自蜀興是蜀買滇禍也卒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
文率大壞字械其籍公廉得奸狀皆伏誅癸亥轉南
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
溢秦溝江北樁草河夫遺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涸溝
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

水出飛雲橋泆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
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引漕卅悉由廟陵
城入卽河塞漕如期公已改刑部右侍郎旣代輙蹕
引疾不討已復與左侍郎遷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
三品最贈祖純德父尚忠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徐淑人封母邵太淑人
內子朱淑人冢孫過以任子入監塋乎公拓落守官
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備上與終不以其故淹公
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則長者也出守婦說諸令
無勃谿遇羣吏嚴吏人人罔比歲至纍纍然皆得以

無罪行倉掾爲市猾所留公悉遣去皆得再命嘗在毋御史故衆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間御史臺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即面不諱猜夫巴氏何幸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問御史嘗在蜀部列廉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已甚其略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器使之亦可爲賢求之備亦可以爲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公少從商陵呂先生游既

任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輙聚徒講業以故吳粤屑
濟之士多成材台州立正学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
祀故督學儀封王公於大益書院㸃故大学士萬安
會疏請修宋尚書禮治河功宜祀陳恭毅得身祀會
有疾不果上其議迄今始行公負直方不失跬步比
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爲公築醒翁亭於龍屏山
則以公當廬陵直不飲耳公喜因號醒翁肯就里中
築紫薇園且將爲方伯菟裘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復
葺之公日涉園暫將從此老矣公子又言公自宦室
臨祭未嘗不哀始入官太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都必

奉太淑人行既而太淑人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公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輒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淑人歿公以白首盡哀過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始有產柰何令仲季獨亡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則以太淑人命予仲季女兄有子而窶公養之終身從弟元貧給毋錢糊其口鄉隣有急輒周之厚報邵恭政公後人久而弗衰歸休十載所部遮蹤於　朝天不憖遺公已矣惜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瑕浦鄭公世威神道碑

葉向高

萬曆十有二年甲申春二月刑部右侍郎長樂瑕浦鄭公卒於家閩守臣以　聞予祭葬已陳諫議璧疏稱公風節踔絶足廉頑立懦宜　詔所司議謚以風有位議者逡巡尚有待也不佞與諫議皆公鄉里晚進知公深矣公不謚而誰謚者公没踰十年隧道之石尚闕子齊濂若始請于余要以公令德未易更僕則姑著其大者公諱世威字中孚瑕浦其號也生而廣額隆頂濬目聳顴端默寡言咲戲者異之弱冠舉

嘉靖乙酉鄉試第六人己丑成進士會臺臣闕　部
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獵司耳
目毋論躁且廣曠也竟不往初授民部郎丁外艱乙
未復除比部丁酉出僉廣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
召入兩臺藩臬請弟修謁率由掖門進公呼閽者叱
之相國尊然柰何令邦大夫蹢躅而旁趨還吾刺去
耳閽者錯愕闢中門公乃入汪巡撫玄錫借夏有事
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公祝祝辭相君祈徼
耳沸然詬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比號
閽強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頃之公轉參浙藩

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夫郊迎公獨否
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固覬諸大夫來
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不置戊申公復
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分宜代夏柄用勢張甚族黨黄
豪所司不敢問公輙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
傳廵撫某憾于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宗副
揖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侵公估
平直鬻田賑饑熊持嚴手書來與爭直公不爲動竟
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挽分宜多此類分宜啣公甚于
貴溪矣當嘉靖季相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狐媚獻

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官兩相臣鄉獨矯矯持手裁即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為難辛亥遷蜀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蓄巳遂投劾歸歸且十年而分宜敗中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通政隆慶改元擢僉內臺晉為副尋遷南少宰戊辰入為少司冠會 詔採珠及珍石購乞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稱疾乞骸骨歸公歸自蜀猶尊貴矣環堵蕭然薪粲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僮留二三蒼頭督耕者躬為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

不與參政時日問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為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即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為恨而公亦非故為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郎比部時讞陝以西獄平反百餘人爰書為天下最周歷藩方所至皆有惠政于浙條畫鹽法減羨名課數千緡于江右議清賦鋟傳度賑且請肺石而徵之雈能而縻之羌奸囮法也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庶編氓一本之至誠絕去機

師兩相國日甘心公然無所得瑕夏欲中公於討吳
以徐文貞故格鄂楚卿希夏指坐島夷闌入妄劾公
會夏敗乃免然使公當分宜世不去亦竟不免搆公
之敢任力行徤躬粹然一衷于正無芥蔕于是非利
害槪如此也所著有岱陽稾稿長樂乘年譜經書答
問十卷行于世得年八十有二先世從汝南固始來
至了翁始卜居長樂幾傳至子悅積學工詩子悅生
孔祥孔祥生嶽嶽生德容以孝讓著蚤世德容生汝
慶皆贈如公官大母林氏母鄒並贈淑人配李封淑
人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靜菴先生洪公朝選誌

銘　　林士章

余辛巳歲解組南歸謁公里舍夜坐聆公議論侃侃甚竊謂世轍即且更新圖任舊德公宜從人望復起無何公爲巡撫勞堪誣構逮至臯獄不二日公繫于獄方械繫時堪趣馳日夜行五百里兵防甚嚴親信不能至側或謂堪令絕其飲食或謂堪令縊殺公薦紳咸憤嘆詬公何辜堪能忍心至是余山中聞之驚悼與太常朱公淡菴先後致誄於公於乎蒸嘗不同器邪正不同朝公已退居草野非有同堂同朝之

嫌徒以生平不能阿柄臣江陵意黨附鄒夫因之屬謀殺公以爲媚語云鄒夫患失無所不至其然乎此公之禍所以不可解也自史傳所載擠陷善良之罪王道明卽誅殛其身否則子孫未有不殄厥世者今聖治昭昭曷不顧畏及此公沒未幾子兢訟冤　閣下甚且欲假手權閹滅口幸而不死旣乃尋省諸臣交章累牘爲公討罪人公始復原職兢亦還廕敘天子聖明鑒憐淸白之臣雖公論已定而奸邪矯誣慘虐無辜與刑猶未正也於乎父讐不共戴天於是左都御史吳公會同刑部侍郎耿公大理少卿李公

以蔬復奏定罪人　育下椹與造謗者俱從謫遣矣
殺公者本欲以悅權臣博顯仕也反以蒙惡名招禍
殃江陵雖甘心于公公沒之夏遂罹天刑言官相繼
發其奸惡　詔籍其家戍其子于公之孫介正直益以
顯著嗚呼此可為世之君子小人明戒矣公諱朝選
字汝尹別號芳洲更號靜菴先世爲光州固始人來
建炎間祖十九郎尹南安縣因卜居同安十傳至公
王父諱甦賓以公貴贈刑部侍郎生公父諱濚累封
刑部侍郎王母黃氏母樂氏俱贈爲淑人公自爲童
時穎悟每發驚人語大理林公次崖一見異之因以

兄之女妻焉嘉靖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授南京
戶曹出榷鈔關關政惟通商惠民是急前後與者或
多自玷公毫無所染荆川唐公吳之賢者也與公交
厚實自此知公始關事竣督放倉糧其所規畫綽公
後者皆以為法一日自思少習舉子業非古人學優
始仕之意遂上疏引疾因客毗陵僧舍與荆川考德
問業一年而歸復與遵巖王公講學論文自是聞見
益博凡　國家典章經史精義莫不充然有得嘉靖
己酉以病痊例赴部補南稽勳司考功司與白野殷
公吉陽何公初泉劉公交相砥礪時有南都四君子

之稱吏部因以公督學西蜀忝齋廣右公正文體端士範釐弊竇任事任怨無所顧忌時相分宜有不可于公因調改山西屬歲大侵寇盜充斥公多方撫輯殪其元兇破其黨與晉人有惟惠惟威乃武乃文之頌會分宜敗公召入闕少復進僉都御史秉節江防已又加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公爲採江時蔬論盜所由起與所以止盜之方乃申畫彊守嚴緝窩藏 根本重地積以靖息其在山東土齊役繁民不堪苦公惟隨地編差因糧制役雖勢豪倚庄不少寬貸藩府官校多倚奪民田公博詢密訪悉清革歸民故藩府

尋傳有疏額外起科有禁齊民迫令徵之嘉靖戊辰
入載司寇時毛公愷方被 命未至公總握獄情內
無私徇外絕干請會遼藩獄起 詔為公同狀遼藩
本以淫酗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
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焚巢
欲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 國家親親意乎
竟以梟寃施篤臣郡守趙賢相左自是為言者所斥
而公掛冠行矣公雖放居江湖然於 國計民隱時
不能忘情聞陳謀于有司或扼腕于同志適江陵有
父之喪謀欲奪情公聞恚曰三年之喪古今通誼漢

儒金華無避之說爲無據况昇平世用此與耶草疏將上公門人與于說交諫乃止然邑邑累日及聞鄒元標吳中行有疏被杖公擊節嘆賞貽書壯之且曰二君子氣節文章與表表哉此其存心扶植綱常與夷齊叩馬何異於乎萬古天地所恃以不壞惟有此理人孰無此心彼誣以爲罪欲假手鉗口其人生理已殘盡矣矧望風附旨魚肉端人正士者乎人言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於乎是誠何心俾公受鞫如此烈也公賦性剛嚴介特學有淵源尤明于義利是非之辨故意有所不可論有所不合不少貶以從人其所

致憝謗或由於此然不曾貲産自奉布素若儒生嘗
有詩自况云負郭元無半頃腴山田新買百升餘里
人莫笑清貧甚欲學周黄恐不如此足以見公之生
平矣公有有文集摘稿歸田稿續歸田稿若干篇皆
未就而迫於禍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九日卒萬曆
壬午正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先娶林氏蚤卒無出
累贈淑人繼娶蔡氏封宜人贈淑人其懿行已備載
墳誌中復繼朱氏以公横罹非命痛哭瀆死𢧐次五
六年間假視息於世每趣兢以必報父讐比得罪人
謫遣慟哭呼天曰夫讐未盡復夫子心迹可以獲明

吾其得所歸矣遂以丁亥年八月十八日卒嗚呼其
志誠可哀哉公子男五長即晩以公恩任都察院檢
校兢等將以茲歲十月二十六日奉公柩與朱母合
窆於淑人蔡母塋前村之原而以公狀請銘余嘗與
公同 朝知公志行公子兢亦嘗從余學國子未請
之先有上人僧性顯者山東人也齋素明心常從余
遊嘗夢寐中接公車從過余山谷曰欲得余文遂叙
一篇上人竟許莫知所以但知開府齊東時事曰其
政嚴明吏畏民德齊東人人能道之夫上人脫俗染
能通神明公之英靈不泯于天地間者相為契會豈

以余之迂戇不能隨時好尚其言爲可信也予銘其

可詳

銘曰昔有史臣嘆宜辯權邪交亂排貞良蠹賊一時

朋內訌徒使正直永傳芳昭昭　皇治如康莊駿駿

鄙夫不自量誤國欺心負彼蒼穹如雨雪見太陽暴

狼毒蝎爲肝腸不待鬼誅索邪莖殛奪流放有刑章

身世殄滅熟甚殃賢豪賦命亦何常可是數窮令慨

慷孟博諸賢遺若汪公今與之相翱翔嗟嗟斯丘爲

公藏我銘幽誌佐名揚

少司寇可齋游公居敬傳

王應鍾

公諱居敬字行簡號可齋世居南平爲宋儒游定夫先生後曾祖廷賜祖祐皆隱德弗仕考綸以選貢授睢寧令封中憲大夫妣吳氏封恭人公生以夙穎稱嘉靖壬辰年二十四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改授監察御史以澄清自任不爲婾阿巡視蘆淮商人匿稅若干語侵司農坤然見憚巡按應天墨吏望風解印綬徽有疑獄屢歲不決爛而釋之有池守投政媚也倚勢爲姦利公廉其贓劾去之戊戌出爲浙江按察僉事精覈吏治晝民便利事業湖游戢戒植

杭俗爲之一變辛丑擢廣東副使癸卯鄉試總裁校
士歲饑設法賑貸民賴以活者甚衆晉參楚藩適有
事安南從中調度咸得機宜撫督重臣嘉之遂晉浙
長憲己酉鄉試多得士士亦以爲公所鑒裁爲喜族
丁內艱服闋復補浙藩時倭寇猖獗征調主客兵以
數萬計事起倉卒庫貯無贏餘軍需皆倚辦于公經
畫無後期議者欲練土著汰客兵客兵鼓噪當事者
莫知所爲公挺身月臺徐以數語諭之噪者羅拜解
散李太宰督屬過浙衆爭致欵公以常禮待之太宰
謂踰巳三年不調以外艱歸庫內羨餘悉上之撫院

充餉毫釐無染及闕起補山東戊午鄉試總裁校士
無何雲南缺巡撫朝議推公奉　璽書往受事時鎮
守沐朝弼方以奪嫡事為其寡嫂陳氏訴訟　朝命
屢下切責對狀朝弼負固睥睨跋扈者益狡焉侵奪
所屬民田以自封公以分義裁之歸其所侵騰越州
莊田朝弼陽順公而陰啣之切骨東川逆酋阿堂謀
篡東川強奪府印擅立作亂奔烏撒致與霑益安萬
銓霑益州土官安九鼎治兵相攻十餘年不解也至
是侵及羅雄州逼危會城公檄阿堂堂　天朝皇帝
此幺麼弄兵震動我三省殘夷我農工阻我糧邑

無休息時聊上疏　請誅之下三省會議推劉從傑
宜第事屬各省多首鼠公亦多方招之不服乃乘其
不意督兵進勦阿堂就戮三省以平會南京戶部欽
侍郎推補沐府鎮滇之日久兵權在手專制一方如
王者凡有征調非沐府檄不應也後沅州之變滇紀
綱廢不振加撫臣以贊理軍務於時兵權悉聽巡撫
朝廷以歸騰越州莊田御公既不　但又得其兵權也
益怏怏謬謂黜軒使曰阿堂事奉　肯會勘十餘年
奈何專征之且宴然以軍門自處擅與師旅一切兵
餉不關鎮臣置臣何地其如祖父二百年職業何且

公忤分宜又不循例謝授意於部使部使與胡弼戈
厚乃共謀蹤公輕舉大衆蹈不測以徼必不可成之
功者遂被逮時金吾使者逮公公在行間離會城五
百餘里公次子於磨年甫十六自會城以書達公欲
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
耶磨以年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旣鮮戚獲意恐父
獨行毅然冒寒凍侵霧露奔走於桀山峻嶺間晝夜
馳驛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竹界磨且
馳且饑旬日始逐公於普安驛公且將發磨至公淚
潸潸下撫其子曰吾身已致於君矣兒奚堪此哉然

見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係其父焉上風𦘕
百餘日草宿露食凡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　詔廷
杖下獄戍碣石南平定虜功悉爲部使所抑不錄會
穆宗皇帝改元赦歸　詔下求遺逸於是尚書吳公
嶽林公同暨科道撫按交章誦公雲南有功負寃宜
亟召用蒙　恩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爲刑部右
侍郎適高大學士再起欲甘心大學士徐公縈上事
請考察科道官凡見彈劾者一網去之公語其所善
曰相君必不忘華亭暨所嘗抵捂非計也僕爲相君
始合是而一心以謀宗社與日論相業姚美伊周善

執大者同官以告大學士沈雖甚嫉其門生曰而無
能爲若人除黨吾不能一日容也殊無所求於公以
年老論公值公欲疏中貴竊權疏時宰作威福疏雖
李從祀三疏已脫稿會閩周督學使者從祀羅李疏
至即疏上請從祀羅李高大學士疑公有言頌之以
奏疏太繁罰俸三月寢其事不報　上不悅即上書
乞骸骨時公已三年滿績矣公歸越四月卒盖隆慶
五年九月十日也　廷議重之遣官　諭祭督葬如
故事公性狷介雖百折不回學務遡其先世言必歸
實踐居身攻苦茹淡時家消如日一食猶[illegible]也一衣

猾敝也一𦍒十年𣵀杭楠匣皆青衿將物雖貴不易也按江南疏夫騷擾傳食者而辟除之又捕奸黨王冠寅於法歇歷各省所至不能法豪猾屏息滇南一整旅平十餘年之叛逆微公之力三省不得寧也使他臣而有此伐當受延賞之典不録已厕而獲罪在戍貧窶至從者莫能堪有以居間請者公叱曰我爲清白吏今皓首即饑死瘴鄉不失清白鬼也杖逐之其刻厲如此

刑部侍郎張公翀傳略　　郭棐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幼倜儻為文操觚立就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裕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相嵩當國時楊員外繼盛沈經歷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摘父子奸狀翀與傳策章繼上俱下　詔獄訊所主使者翀對曰臣自求為　社稷次耳誰能主使者即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　上怒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翀戍都勻諸生日執經侍講下翀語以忠孝大節及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離倫物談性命非真性命也乙丑

爲父子伏辜丁卯　穆宗登極召補吏部補驗封郎晉大理寺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過嶺寇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之圍疊承金綺之賜念徭獞爲西粵梗疏請先剿古田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　天子璽之後悉如所策四年庚午巡撫湖廣五年辛未晉大理卿尋晉兵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丙子入爲刑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已卯秋卒于家翀氣節才猷爲海內所仰重所著鶴樓集拾貳卷傳于時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心泉何公源行狀

弟濤撰

萬曆十二年甲申春三月　今天子錄用海內舊臣先兄心泉先生用薦以太常少卿起家尋陞大理少至是先生請告家居十年矣朞而轉太常又半朞而轉大理同預　經筵明年丙戌三月充　廷試讀卷畢即以情告于寮屬曰源麋鹿野姿習豐草長林之日久一旦而游蹴華要惴惴焉惟公餗之覆是懼倘得備員留京徐為休假山樊之圖志願足矣當事亮其情補南京吏部侍郎丁亥秋有入　覲之役竣事而

歸歸而　召入為刑部右侍郎以己丑七月廿二日
卒於官先生姓何氏諱源字仲深心泉其別號也祖
諱豐父諱錢世為廣昌宦族宋寶謨閣直學士謚文
定西疇先生諱坦其始祖也入　國朝則有吏部尚
書東園公諱文淵刑部尚書椒丘公諱喬新二尚書
公之後詩書之澤寖微者數十年矣吾父嚴峰公生
三月而孤既長即慨然曰吾曾祖本茂公舉經明行
修而不仕吾祖會同公有時名于黌校而不仕吾欲
以先世詩書訓其子豈易言乎所賴吾母黃忱督理
相吾父禮聘嚴師成其志故先生力學攻文以嘉靖

丙午懇於鄉余與弟沅雖金舉己酉而成進士以陞

二尚書公之踴則自先生始先生登己未第明年庚

申筮仕得嘉興今嘉興素號繁邑仕籍多而田賦廣

世俗所易濡染者先生奉吾父愛民如子守官如水

之訓朝夕書于紳自製文以矢于城隍之神曰所不

以愛民守官爲事者神所必殛嘉興邑附郡郡守侯

公東萊端介愷悌人也事使之嗣每以意氣相許先

生行一事公亟稱善公有所委無毫髮不中其肯繁

者民以事訟于庭阜白已定徐而委曲諭之諭而能

自悔解者聽諭而乖理道又泐于稷者始威之故人

人皆得其情而去公庭寂然士之談經者禮之嫺藝文者禮之有道術精修者大禮之儒生爲武弁所陷幾于褫衿佩矣白于當道得直乃其後竟以大顯郡杰以鍛獄謫服閉沉冤者十年廉知行奸謀殺者鄭明也釋杰而罪明邑人稱神君焉歲當攢造鄉官以受籍爲常忽一日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即集胥吏于衙屬鑰之查與册無異同即據實塡造一時不得高下其手詭寄之弊十去七八靖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騷動時饑民待賑者數千人先生令其鼓譟請賑不逾時潛去當道有總理鹽法者欲增課額先生以

民方苦倭萬一豐徒朋引禍且不測止之便七邑羨皆接堵如故巨商吳瀛徽人也派造便民倉三十間以寬民力瀛倚總督胡公爲鄉曲具詞祈免竟罪瀛而堅造如其數公怒以爲抗巳徑接鼎興下考察之令實欲中以危法也先生從容條請公大奇之署上上西水驛衝疲甚取回縣自供應過客多不之西水而之若溪郵傳大蘇年饑中請緩徵銀六千兩米三千餘石議次年徵補尋復爲次年應道査五年銀米之餘所請之數額不舒而民自便他如學宮災請于當道而新之宜公橋圯倜行旅徒涉而謀築之趙一

之淫祠誑惑民俗力排異說而擬毀之事賴秋泉倉
外試得人爲盛在任二年餘官舍蕭然民有與水還
錢之謠蓋紀實也壬戌內召爲水部于呂梁先生鎰
然就職商船往來不責逓結人甚便之築單家口太
堤三百餘丈省官銀二百餘兩總漕陳梧岡公題請
獄河夫工食下所司議申辨利害數千言得不減舊
孔子觀呂梁書院諸生講肄其中親爲之課人有品
題乙丑調兵部職方主事至京三月嘗犒考大司馬
虞坡楊公署之曰作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治
洪則利所必興害所必革名臣之裔公輔之器蔣晟

公爲知人明年春有宣府之役賚餉金以實邊其意實欲先生知邊鎮之要害夷情之出沒爲異日大受地也既報命轉本司郎中條陳兵事日夜匪懈不休有　旨內豎三人典京營本兵鄧公欲從之先生草疏力諍止太和山太監舊守地方科道各疏乞罷守旨六下不允允先生疏朝紳避之南京新立振武營軍悍不可制奏罷歸本衛隱患頓除虜犯石汾承平堂卿罷免本　旨何源着留用職乞養病可之既得告家居日侍先公事令毋孝養備至特濟沆屢周南宮先生每援當世之晚達者以策其德嘗幼弟洪淵

二國子嚴而有恩朔望必謁祠必率子弟起居親側
靡寒暑間鄉人干以私謝弗見至徜義則如赴也如
改學溪建尊經閣建敬一亭倡橋梁改學前官路士
民皆德之在告改南銓不赴庚午先公促之行經黃
州遘疾終養徑歸冬十月果侍先公終于正寢三年
哀毀如一日壬申起勳部郎又具疏辭太宰楊公止
不上移劄促之癸酉薦補考功郎楊公以病罷張元
洲公由南工部入掌計事時期已迫矣先生力左右
之江陵有至公至明至虛之譽甲戌先生當為會試
同考官儀部已賫禮幣於門矣先生恐妨弟姪之試

也舉任主事芹以白代轉文選郎時久任方行朝論紛紜不一先生在職一年獎恬抑競存大體略細故津要之門闃如偕利後來者多舉以爲型範云武場典試舊格舉功曹一人獨先生以選部往丞與春試之闕也事竣陞太常少卿無何奉使　德藩謁孔廟登泰山觀日出海處歸而奉慈護友兄弟課子孫申明祖訓以正族力行節儉以贍脊創始祖學士公小宗高祖處士公二祠皆有田以供祭請罷　王庄罷丈量罷均攤與冢宰公叅免滙兊同一惠澤一歲中奇迹雲庄者半之或治具邀賓談笑竟日覩宥戒相

訪亦多携行厨以往酒酣互歌不知孰為主賓也自
濤棄官安慶後往來亦多在雲庄大篇短章更倡迭
和自昔平泉緑野中未必有同氣之怡愉若此時時
追憶季弟沅年僅五十餘官僅宰化令覲回道卒有
不勝其悲愴者此平生憂樂之大較也憶甲申應
召時丁寧執濤之手曰吾弟棄官而得恬吾垂白而
就劇田荆之合復在何日相對注目者久之先生雖
念絶喧囂而聯召既膺則不復顧所私隨其官之遷
轉矢心職業不以為瘁嘗謂人曰　主上容我以明
農自老則何暇問及人間事若出而徒自優逸如負

此心何人謂先生此心不負一出而褒封荐錫亦無
負於先生先公贈官大常少先母令母贈封俱恭人
方貳大理卲選部郎欲以太常卿處先生先生固辭
明年乙酉四月始補太常太常在禮曹官職尤不易
稱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諸凡舞佾珪幣犧牲祼獻之
品物度數雖精明將事猶懼弗虔　主上神聖導引
法　駕尤為兢惕先生行之動準矩矱官屬　稱步
禱郊壇炎曦焚如走風埃十餘里喘息不聞在大理
日自大辟而下諸獄何時服念寃意平反時三法司
為舒繼峰趙麟陽及先生人謂咎繇之明允蘇公之

敬獄于今再見廷中翕然稱平南銓輩無朝參之勞而百司各嚴管攝之體宵相冢卿李漸庵公與京察舉刺臧否如水如鏡一睚眦亦在其朗照也召入以戊子季夏始就職尋轉左諫持三尺威富在所必訖若大　詔獄之關於國體者未嘗以己意出入有可以求生道者必以懇惻生之平生惟知報德有見侮者無幾微之蒂芥秀水陶九萬座主陶見湖公之子也謫戍邊遠多方救援不遺餘力時見湖公已久爲古人矣其他用意忠厚率多類此蒋竊意清世多賢海內如先生者政自不少而清操古道始終一致據

清廬雞之見如先生者謂爲江右之偉人非耶得年七十有一

少司寇鑑塘朱公鴻謨傳　　鄒元標

公名鴻謨字文甫別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樸隱父得正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五世單傳樸隱公憂之日禱于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公幼方五歲母程大夫人棄世公哭之哀識者知非凡兒十五補郡諸生爲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吾宗潁泉公督學東省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偉士閱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爲更定今名擧公入倚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已巳過超貢業心服公公不至

後問故公曰讓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衆名公登
嘉靖之庚午舉鄉試第二人辛未成進士有習公素者
乞登司而得公爲司理公至如貞女維潔其身手彘
如大阿出匣不容逼視吉郡多要臣有求于者公出
其情示人要臣惕自然亦以此府德忌不恤也訟者
訴兩臺人人願得朱青天而質成爲自兩臺下不敢
名公爲吏而吉諸名德士咸私服曰公嘗囂冷冷相
戒各邑無犯約東從公陶冶者皆爲名士取高第幾
遍西江久之公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匪
吉誰容吾憩丁丑大計有同僚陰蠹公者曰公執法

過嚴民苦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幾百人咸登言
曰我公濂洛中人吾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
則吾等耶　九閽爲公白寃議止卒中前議　内召
授公南道御史公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
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歎使
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
年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然矣夫人不
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年諱
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擬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
逮公而中解以殺　旨勒公歸公得　旨野蹇蹤出

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嘆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矣歸家尋所謂朱家庄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聾墟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氓洋水康莊卽公隱地名曰與焉孝康子咸講斯天人闡釋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亟終不得一望顏色去七年 詔起故官不二月旋丁通議公憂歸又三年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士民聞公如清歙益州重臨賢者心目為開不肖者神骨為竦諸貪墨吏多解綬去公至敦尚風教默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至賴公為生疏請蠲積

進積蓄額靜極慘楚　上特爲停寢父老謂自唐貞
襄龍後不再見爲蓋貞襄公救民兵燹後民至今尸
祝之云公選　朝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
重臣忤卽拂衣歸蓋重臣與雍諫邪者比而公與洪
陽王公以詔起大理少卿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
撫應天公爲操江撫應天會倭事告急當事者多骨
越豁藏爲備倭計公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
者飾之諸子弟乘兵者戢之不安支一錢曰吾安能
以未至之倭慾久安之赤子乎久之倭不來與亦不
困吳賦重多倚豪右爲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

求書一法初戍難公而久亦稱便公居嘗自語使在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惜乎公以遷右司寇行矣公所戢諸弄兵者皆官族力能變白爲黑謂是固無弄兵者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小懲大戒小人之福公以一身而犯勢族公獨何心法有所必伸情有所不恐固也公既遷去卽忘姝者不能有加曰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爾公爲少司寇爲國守法法得公平然推公爲少宰爲少司馬者至再俱不用此其故難言矣戊戌公遂卒至不能爲歛大司馬岳峰蕭公及符卿益軒蔣公比部靜所劉公醵金始得

具棺斂公貧矣世固有陰縱子弟多厚藏陽市貧博
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死而後見哉爲理官六年衙
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雨以屐涉者三年不問
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弊衣垢面如入華路藍縷
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江西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
謝堂公門書亦不省諸後冀公勞始得歸廼不得公
一面多典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
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貪得乎公生平心
儀端恪其所爲學務勿欺大庭以及屋漏無陸泰公
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濂洛闢閩矩蹠如護要領所

世之新學如操戈入室恨不屛逐之曰此亂吾道者
一日與元標談輙動容相戒曰吾生平于此理校勘
得深吾心不動久矣子無爲所惑元標謹頓首受教
方期稟度吾師以老而公下世矣公與人處一定交
終身不忘平居未嘗譚人短長聞人善喜動顏色見
一才推轂不容口會試爲趙文懿所取士文懿以國
士器公文懿用公于定國本及救郭侍御密有奏記
不欲以文懿顯名然文懿始信公後亦不能無疑公
公沒後始有得其稿者善不近名學惟著已公其人
哉馮孝廉謂公篤行似呂涇野淸介似孟我疆風節

似揚斛山經濟似劉忠宣予稱謂公學術上尊孔孟近守濂洛蓋我明慥慥大儒如公不多屈指矣鄒元標曰世知公者以留臺一疏及公所至節惠凜凜然不知此公緒餘耳予故略而不論公博厚如淵屹立如山推之不來麾之不去語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所稱醇儒社稷臣無愧矣使公得永年光日月而扶名教可勝道哉

刑部郎中詹鼎傳　　方孝孺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儕併市中而舍縣之人家應錄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生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遂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將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

鼎師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為禮稱啓先生不敢慢鼎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師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真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奈因為之畫力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

鼎治鬥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令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爲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怨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後起爲上虞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鬥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胼行請罪靡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能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

其市中人相指數曰學之能責人乃至於此乎至正
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　上怒
欲舉兵誅之莫爲討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　上
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
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言詣
闕下須駕出上之　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
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奏例徙居梁又徙陜去數年
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陜七年大
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
還之於陜鼎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貲屬掾史厰留掾

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閒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也待半歲除留守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察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屬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贓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

有賊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弱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月法責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骾邁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假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弱爲之服喪三年

刑部郎中黃襃傳

黃佐

黃襃字廸吉番禺人少從李韓游明經學善文詞洪武癸酉鄉貢進士卒業大學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襃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共德之而他縣多殍餓云政爲一省之最擢毋憂去服闋部使者以文學政事薦陞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襃有學識多所著述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土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

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也時稱其善論他詩文亦多可採者有貢郎中集十卷

刑部郎中梁君洞墓志銘

王直

君諱洞字挹之姓梁氏梁于泰和爲大家其先在宋時有爲廣擲知府黄州同知者君之高祖昭伯知撫州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心易心易生廷敏則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廷敏娶王氏生君後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君永樂乙未進士擢北京行部戶曹主事改刑部既滿陞郎中宣德己酉十一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六君初爲進士奉　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

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　太宗皇帝嘉之
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州
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
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慰諭遣之乃得行其
在戶曹時南方漕運北方賦稅皆主之及車駕駐北
京一切供饋文移皆自戶曹君日夜盡心事以辦治
而未嘗有闕失及戶曹罷改刑部交阯清吏司主事
尚書趙公喜得君凡諸司讞獄當奏決者案牘皆屬
君閱覩既允然後奏嘗時刑部大獄號爲平及陞貴
州清吏司郎中益脩職不懈君雖幹豐厚而彊力勞

心甫一年得風疾卒士大夫皆惜之君自少負氣不肯在人下然無同產兄弟廷敏先生素英邁不羣在其下者或忌之君既孤或稍稍侵君君不爲動力於學問從從兄本之受詩經業成入邑庠遂取進士歷官皆有名人於是愧君君亦不以介意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卻小卮浮大白連數十觥亦隨口而就覩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矯飾自汙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病卒餘財無幾田園亦不加於舊他之仕者外若循謹往往出高貲市良

田深地樸大廈梁棟子弟恃此立聲威淩晉來將星
愁苦之然後信君之行非衆人所能及也君以宜德
辛亥十月十二日葬其鄉龍門之原

孫郎中瓊墓誌銘　黃雲

公旣卒而葬墓木拱矣未有以表志之而儒學諸生列其德業風節請從鄉賢之祀其季子祐乃具述公之平生歷履屬雲爲之銘嗚呼若公者眞古之君子也烏可以無銘哉公諱瓊字蘊章號願齋爲崑山人父宗湘潭縣知縣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高氏太安人進大宜人公生有異徵弱不好弄甫長父授之經不煩程督能倍進於學爲文務以理勝年二十四以易中正統十二年鄉試明年　賜進士出身升奉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

郎事階奉議大夫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　英宗復
辟進階奉政大夫　賜金帛凡歷官刑部十有五年
勤慎如一日以廉介公平自持而濟以仁恕每大臣
集議僉曰以孫郎中作大理卿天下無冤民矣尚書
俞公士悅陸公瑜尤屬意倚任遇十三司官缺員事
未集皆命之總理或刑獄之大而難決疑而未明必
詢而後行刑部每至歲終例以通問罪犯類報奏
聞尚書先期必選素無過舉者重加審錄公被選審
錄引對內廷無一人稱冤者江西安福彭氏泰和龍
氏蕭氏挾富貴稔惡二邑人奏其不法辭連數下百

人尚書承　上旨兩委之往治公案其事得實悉眞於法監生王喜脾人爲盜者欲速士類冀脫以賍誣坐喜久繫不決公一鞫得其情立出喜喜竟得祿仕有盜耆殺人公擬罪至死盜詐令人稱鄉人附書以恭菖寘白金爲賂白於尚書移屯司鞫之以金治盜卽首服公所治獄情類此者甚多不勝書也故偽公者僞其出遊道羅拜馬首日常數十人曰公神明也予父母也是能直予枉囘予生者也其於權幸勢要尤無所畏避時多內臣以噴私嘱獄事者公毀而擲地曰吾知有　朝廷三尺法此心將能昧乎天順間

錦衣衛指揮門達情勢顯貨用苛刻羅織人罪所問囚徒送刑部復錄乞刑官承望風旨無所辨釋往往死非罪惟屬公復錄者有以免懋多所平反太監牛玉假子苑攬錢糧事發覺爲之曲法公不聽乃抵於法由是積奸宄者之恨矣百戶李賓死無後以姪剛襲其職與賓妻杜氏告爭財產同官員外郎貝某與杜氏通賓常屬公固以正拒爲中分其產貝又嗾杜氏鬻其產剛得價不滿與貝有言校尉潛察貝奸事錦衣衛追究告爭時公疎放杜氏由受貝之囑也蓋婦人不行禁實遵新行例法司不爲辯併貝議罪

上聞王乘間以言譖之謫戍遼東公被謫但省愆悔
咎念遺父母憂不能釋耳瀕行囊底無餘僚友醵金
爲贐復峻邦之甲申　憲宗即位肆赦天下復其官
月餘即稱疾不視事上疏乞休致先是葉文莊公爲
叅政謫吏部尚書王公翺曰君於政事才固長而律
身當以孫某爲法至是致仕王公又言於尚書陸公
曰若孫某者烏可投置閒散邪於是郎中瀟源等以
書致二公強留之意而公宦情雲薄矣公辭祖餞圖
門見者咸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及也歸隱鹿城三十
餘春秋未嘗一跡公門朝野益高其所成化己丑下

詔求賢都御史高公明邢公宥御史王朝遠給事中蕭璿交章論薦皆不報三原王公前爲都御史相繼巡撫南畿皆雅重之彭公爲文送其甥按察副使秦君黻之官雲南舉其操守廉公以申告戒之意王公特過訪之以政事欲盡併餘糧因公言不便而止長匿賦者持百金爲公壽公辭曰某當患難有遠行尚不受餽矧今閒居安肯以無處而受餽乎其官北京時迎母就祿父監生卒業南監祿養不逮上疏陳情援例起文赴北監以年色養家居 事父母以孝喪祭極其哀戚誠敬而不違古制每旦必冠帶拜謁先祠

非疾故不一日廢所足以朴隱衣服飲食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其舉動必循規矩而風度凝遠佞人小夫望之鄙吝自消制行坦夷煦煦如恭謙對客談論辭旨清暢竟日體無欹側客退獨處端莊靜默披經史儼如也所著有鹿城遺稿藏于家嗟乎士習愈卑惟利祿之趨至於身心不復知所檢飾名節掃蕩盡矣考公之所學以聖賢爲師致辨於理欲之間知而踐之其於出處之際光明奇偉而夷險一節揆於古君子之道豈有不合哉公待雲以國士而雲也困阨無聞有負其所期矣故詳著備紀亦用酹所知於九泉

而士習或因之以振起也哉

陸安甫跋曰宋留鄭公嘗言君子為小人所詈所詆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却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偉哉名言乎予嘗謬採本朝往哲事行名臣碑志盡出一時鉅筆大抵於小德細善鋪敘則詳至於出處進退之故少關朝廷之利害繫齊世之重輕者頗多隱微其語甚或刋而不書使士君子修偉卓絕之行貞純完潔之名泯然不顯於天下後世昔人謂誌銘義近於史然則買取其所謂如史者乎近觀

吾友黃應龍所撰鄉先生孫郎中菉銘如論戌遼東一節指事書實懇切詳謹讀之令人痛快起敬而見者乃或以不識忌諱少之尚何足與議也哉予壯應龍之直筆有良史才也試一及之

刑部郎中奚君昊墓志

李東陽

刑部郎中奚君時亨勘獄瑞州還至杭州得疾卒按察副使李君若虛方提學浙江日視疾具湯藥比卒治含斂衣櫬甚備航君喪歸華亭時君母太安人及妻若子女皆寓京邸聞訃痛絕諸僚友皆驚悼相弔尋得若虛書稍相慰曰李君不負時亨吾徒可獨負哉於是屠郎中元勲爲狀周郎中良璧過郎中大璞柳員外拱之諸君偕予銘適君女兄之夫孫鏞者來奉太安人歸自京內寓銘俾刻石內君某壙予辱君還往且聞諸元勲及馮郎中佩之知君賢爲詳乃敘

而銘之君諱昊字時亨姓吳氏世爲松江華亭人曾
祖興一祖文華累世儒隱考諱璧歷贈合二州同知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君貫額頴異
九歲就外傳囊白金爲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
貧鬻孫得百錢而遺之男姑老無用爲饘粥具君即
以所持金予之歸告承德公公曰兒能知是吾無憂
矣君弱冠從承德公于合公疾君刺血籲天求以身
代又重傷太安人心匿不使聞公卒君奉母扶櫬歸
廬墓終喪籍府學爲弟子員舉成化戊子鄉薦連捷
己丑進士第循例歸省壬辰拜刑部主事明敏精吏

法片言摘伏人服其能遷員外郎勘貴州獄歸奏稱
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太安人遂就養焉居數月
會審獄作事尤劇君受 命往日奔走勞瘁成疾以
卒年三十六娶潘氏封安人子一曰伸君和厚易直
重恩義幼學時母析貲予之君悉讓兄凡俸所得金
帛必分族屬爲員外時同年嵩知縣失官道過冠貧
甚君爲館穀給絺纊厚贐之還促繼撫州有故舊劉
判官歿五年不舉君葬之且卹其家平居恭謹見鄉
先輩無窮達皆不敢慢處群衆終日不色忤故人多
愛樂之尤嗜問學寒暑不時輟每臨習書爲詩文

往往有奇思與客賦詠値意得恒夜分不寢有藏書千卷藏于家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奚君行狀

嘉興屠滽

君諱昊字時亨姓奚氏于東子其別號也世爲華亭人曾祖與一 樂閑先生祖文華樂耕先生皆隱德弗耀以詩書相承著于家牒所居南橋里後徙城東明星橋家焉至父盧文茂先生始以明經授霸州同知終于四川合州有文翁之風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有賢行君行六生而質貌穎

秀光采射人爲父母所鍾愛方九齡即知向學一日
挾束脩詣社中就業遇一婦人於途悲泣不已問之
則曰家貧有舅姑鬻綠得百錢而遺諸市無以爲饘
粥具君即以束脩金與之歸語承德公公曰此奉鮒
遺意也吾有後矣蓋君雖在童稚而其向慕已不凡
如此年甫志學耽嗜文精習舉業爲筆有奇思承德
公病革君終夕侍側湯藥必嘗而後進復刺血籲天
請以身代太安人憐之君匿不使聞公卒扶柩奉母
徊徊萬里東歸廬墓終喪有過人行君有三兒曰元
日晃曰昇元昇皆承世爵權爵于合力不能歸君每

念首丘之義輙泣下數行曰吾力能爲必歸葬先塋
而後已尤努力進脩以顯揚爲志太安人欲析貲以
助其需君從容辭謝曰兄晁勞于幹蠱立門戶幸悉
與之毋太安人如其言故雖一絲之微必出自兄手
蓋君擧未壯而諸緣世故艱難孤苦之遭處之裕如
也悴尚冲澹不樂市廛諠紛寓居城東明心寺博通
經史益汪洋自肆時提學御史陳公選深鑑精明試
君文而奇之卽遣入郡庠應戊子南畿鄉試一擧上
第計偕春官連登成化己丑進士觀政刑部疏乞省
視　詔許之君歸拜親展墓之餘遍其族婣睦戚間

巷長老恂恂謙溫不敢忘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
游鄉人稱其厚越四年成化壬辰授刑部貴州司主
事政務大體不為苛細然處事詳而吏法精敏發奸
擿伏片言刃解稍用茂著二載秩滿封贈如例十三
年丁酉遷署本司員外郎十四年戊戌冬會貴州畢
節衛武人林姓者構訟逮及僉憲事大獄重簡君以
往君躬馳萬里觸冒嵐瘴有不暇恤既至鞫治引伏
官吏除名釋活者殆數百人遠情大快還奏稱　旨
十五年己亥遷浙江司郎中十六年庚子夏以母老
在堂援例疏乞歸省　詔復許之明年辛丑夏迎太

姦人來京就養不數月會江右瑤州豪民毛姓者郡
黨與殺仇家其禍至株連所及甚衆而有司久不
以聞至是始露　詔求老成刑官追逮君得　旨以
往比至接訊決縱獄數十人元兇渠魁繫其田產入
官而有司稽緩不治者論罪有差積年之冤一朝而
雪事竣還至錢塘以勤勞太過得疾而卒乃壬寅三
月十五也距所生丁卯年某月日享年三十六君素
好學雖鑠金之暑折膠之寒手不釋卷興至則臨寫
晉漢碑帖退筆盈几所著有千字子若干卷藏于家
好義樂施有無不鄙廉得俸稍之入必以分餉族屬

卒以爲常爲員外時有同年友董敦仁尹姚江北之
京師遇寇于塗囊且罄落魄無依君爲館穀製衣績
以禦寒歸塗所助其費尤多景州判官劉祿若承
德公舊僚也停柩五年不能舉君爲舉之其寡妻孫
子德君之深至沒齒不敢忘故君之卒錢塘也舊
友李君若虛適爲浙江提學憲副左方伯劉君廷
華亦素重君日臨視湯藥不少懈比瀕卒惟言不能
盡忠報國母老子幼而已言訖而卒二公爲之經紀
喪事徙悉航櫬以歸

刑部郎中何商臣傳　　楊一清

刑部郎中何君商臣既卒十有四年為正德丙寅其子兵部郎中孟春以使事至關隴會予于固原出今大學士西涯李先生所撰墓誌銘閱之予曰是可以不朽矣吾聞商臣讞獄多平反詎止是乎孟春泣曰誌舉其凡嘗其著其散見奏牘數百條維時不肖孤荒迷未及彙次至于今抱深痛焉予曰可得聞乎乃出故祭酒劉公道亨前戶部主事曾全所著予曰此固鄉大夫之責也乃按述之為傳商臣始為刑部主事即能緣法求情不遺心力凡經所對無呼枉者幾

内民某省其妹氏姊養子飲之暴病厥彭亨其子遽歸以中毒報其母鬬於官未逮而吹勘無毒衆莫敢決商臣曰是必生子主之乃集其親若鄰諭使吐實得其分財構隙狀生子伏辜遷員外郎有僦居者欲更適他居其主不許且訴之僦者恚甚因誘邏卒誣其主爲盜櫟櫱左驗掠使成獄商臣廉得其奸出之遷郎中有勳戚家以私怨誣指揮周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理商臣察其非辜言于尚書謂當奏析時凡獄出東廠無敢析者或以是爲言商臣曰殺人娼人如公論何具以聞 上命中貴讞于 朝知商臣議

問得賍以或又以為賀商臣愀然曰法不自法官主
持而籍諸貴近是為失職與有耻焉何賀也歲當慮
天下囚商臣奉　物南直隷將事徧歷州縣殆數百
舞燈磨卷恒至夜分　孝陵卒負薪過鍾山遲者執
之坐盗伐當斬商臣謂不自伐所得之薪固相似豈
足為據得從末减俄與人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執
者追及之刃其胸立斃凡問殺汝者誰曰青衣白帽
者訴之官集是夜徼巡得所似者貲同里人不勝搒
掠誣服商臣曰死者倘能言彼既同里顧不能名其
名姓居止而以物色為冤其獄覆勘得與殺人者同

州三人為盜捕獲一人鞫所同行不獲誣逮其弟足數盜庚死商臣奏原之合肥縣民某以分關人逐及其家推門門頹刎女死歷坐抵罪商臣曰自外而至彼烏知門內有人亦何意門之頹乎本意非殺即從矜與凡錄六千餘人上獄三十餘人還 朝尚書令兼攝傍司事所平反及前數不能悉載其見録於誌銘者亦不復出也論者同刑部以詰奸刑亂為職君子於商臣録其平反獨詳何也嗚呼自鈞距文致之風滋而先王忠厚惻怛之意微乎熄矣世之為理官者獄詞所麗惟恐不高其設心為不如是無以脫

誣謂名卒忍於輕視生人之命而不自覺也悲夫宋
南曾公康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爲獄重輕公獨
無忌避多所開釋張文忠公九成附大辟案成察其
非眞輒奏覆之具得誣服狀朝諭欲以爲賞公辭曰
職在詳刑遽賞可乎二公爲刑部俱以平反著聲商
臣事多類此君〻丁亟稱之若明習法令遏奸慝固
商臣所優爲亦夫人之所能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
封孟春才標卓卓方嚮用于時何之澤其在茲乎

刑部郎中北野周先生佩墓誌銘

孫承恩

先生周氏諱佩字鳴玉別號北野先世由汴扈宋南渡遂爲松人其遠祖在宋元時多仕宦五代祖彥才有隱德博學能詩著灌畦集藏于家曾祖士瞻號雪舫亦以詩名國初辟爲雍縣尹祖臨考輿號心齋正統丁卯南省發解登進士爲翰林院編修其履歷載郡志妣朱氏封太宜人先生年十二隨編修公於都下編修公卒晝夜號泣不輟洎歸貧無以居時江右葉中丞爲郡守爲經理始克葬先生天性穎悟力食

好學入郡黌聲華卓起一時多從遊之士成化癸卯登鄉薦弘治庚戌舉進士傳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三載考最陞營繕員外郎都水職征商稅營繕督工作出納財賦浩大異時多以貪墨敗先生不以毫髮自汚弘治庚申以母老乞歸侍養六年母卒服闋轉刑部河南司郎中理獄明慎時逆瑾擅政權勢赫烜奔趨於其門者多驟致通顯先生獨不往瑾故不平每問人曰刑部周秀才吾不識之何如人也先生懼及禍亟上疏乞休致歸養高林泉以詩書自娛　今
天子初即位舉優老之典先生進階朝列大夫嘉靖

戊子再進階中憲大夫福致優游歷二十五年乃卒

先生天性孝友其官於 朝嘗疏請分祿以養母而

耶中屢至匱缺其在侍也色養誠篤致甘露芝草之

瑞養姊若妹之寡而貧者竭力以賑卹族人生平寡

嗜好居室之內一榻蕭然倦于將迎有司延鄉賓多

辭疾不赴獨好學雖老弗倦晚益喜讀易觀象玩占

多所妙辨作文典雅詩學唐楷字倣晉帖皆有法先

生嘗編次先世遺稿為世鳴集今太學生張應乾取

先生詩文若干篇將刻行世用世世以清白傳先生

仕既不大顯家居生理拙薄至無以自給既篆例而

進階而郡庠生復合辭以請當道謂先生廉貧高尚
宜蒙恤典于是有司歲給優養前郡守善化熊侯稚
致敬暮宵袖白金十兩遺之先生卒其斂且葬實藉
此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蔣悟菴公孔煬墓誌銘

王愼中

嘉靖乙卯十二月六日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悟菴將葬其子郡庠生陞奉郭白峰公之狀來乞銘鄉先生家居能急人之病不愛涉勤求爽抉隱爲所宜捄振出危苦語感動在位平劇者曲直以情款諭人於不爭使直者得申曲者亦不敢以爲失若是者惟悟菴賢其沒而上下之間無有能爲識聒說教者予蒿目視人之病不能捄方追思公又烏辭銘公名孔煬字君和正德丁卯舉人登甲戌進士蔣氏自浙之長興縣

從閩國初編遣從軍故籍隸于衛其姓視他籍最著
高祖佛保曾祖遂祖道父文權以公貴贈奉直大夫
南京戶部員外郎母何氏封太宜人公生而敏明有
識量比長益習億物揆事審而不煩方貧不足能以
攻治課業之暇營父母之養常若有餘始仕爲通州
知州州繁庶甲畿郡財賦刑獄簿牒塡委民吏仰視
側覘公爲之如素所熟會計纖悉節浮益虛財賦贍
足宿府猾吏無得竄其偷僞兩造至前情輒披露情
得則稍薄其罪庭中讙呼稱平久之升徙爲空都憲
重臣監察臺史相踵奏薦以公才可大任每行部未

旹至通州曰有賢長吏治之矣賢聲出畿郡上尤加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葬識髦俊
後皆成大名如今少宗伯崔公桐大司徒馬公坤梁
知錢公嶸方伯陳公堯金所素課識士也將滿考
奏績員外公計至民會哭奔送殆空四境州有沙漲
地宜田豈家唐家二壩宜隄公墾田築隄則漲有新
畬陂有淫水是一役而興二利也募民佃漲地收其
直充役錢役且舉用計其廢募金以遺後人其盡心
於民推此可知也去職踐樊益白銓司遲其至將顯
用之服除赴銓公謁而已不私候貴人之門竟以常

調授南京戶部員外郎積資遷郎中公靡事不周尤善財計司徒倚以為重賢聲又出留都郎曹上　令上新政釐整弛敝念天下財賦獨以浙江江西虛耗為多思得郎員才稱任使者一人司徒以公名上授璽書以往公簡別屬吏分遣督遍自執要成以稽其情弊晝夜蒐故牘得乾沒鉅贓株本則窮其節目枝尋條剔所得積逋溢於新賦謂藩臬諸司曰茲使也以督賦為功急則傷民緩則病國吾今所得財皆其已出於民而未入於國者賦集而民不擾庶於國有裨哉吾不敢以為功惟傷與病交免可以還報矣比

反命入奏　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寵用之遂
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咸恨之
既廢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
飪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廚匱與寵養婢分役
家人勞苦之公曰使堂上享之而甘吾獨惜此耶衆
暑衣裘手振領衎袪并潔新溫韈不使近體衾枕衙
拂夕以爲常侍疾皆嘗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與弟居
不忍相遠辭官金門田宅歲藏月異久益增廓析年
均取不以尺寸自眛猶擇腴美以厚之愛弟之子廷
均瞻於愛姪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為

讀書費何宜人安業之曰汝無弟姪如此吾復何憂
孝友之實播在閭里相嗟嘆以為不可能也其餘恩
足以及族人赴急持危倩與力借至孤弱不能立貧
無告咸賴公以不失所邦國稱睦焉嗟乎公仕則勤
於民廢亦施於有家出處皆有所立名位不亨而心
斯可述矣其又何憾

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宋濂

予聞王君孟遠名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召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　上旨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胥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卽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曁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年墓之銘未樹巳歷槩善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覬吾子畀之也自是

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適見孟遠貌羸甚身病
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
谷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
獨嘔血垂斃孰知二公旣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
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爲鞏昌隴西縣令復來
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爲請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
解如前終不能釋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
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觴餞之都門
外每一念孟遠爲之愀然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與來
告曰先君得脇瓣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

矣予病瘍在告聞與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周羸弱
豈應遽止於是乎相間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
與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
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
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者來撫州爲金谿塲官遂
爲金谿人曾祖榮彰祖定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
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雞已再號
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册映簷光而讀
之詩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尖林皆有別墅
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消其神思益

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義塾曰
墨莊聘余太史與爲五經師松滋去金谿將二千里
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
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竄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爲者
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爲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卯丙
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值天下亂不得上
南宮退隱溁溪刪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
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
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
我可終老山林也適徵命至慨然而起擢爲今官詳

刑決獄人自不以爲冤　朝廷銳劃吏弊悉用儒術
士吏張之乃選孟遠爲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奈何
歿之同知泗州事樂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
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輿得以某月日權厝州西大曆
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面折其非視依阿取容
者賤之不與父母老有疾且歿孟遠籲天請損壽三
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
溪縣誌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
即纂要也孟遠固歿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
其不歿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棼棼變滅無跡類將

云者又将何如哉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懋墓誌銘

潛園集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為而哭之為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迓以南還將門兹萬年之宅非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諱懋德號其字鄉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諸生甲子舉於鄉寔與余同籍錚錚以能文爲奕並行矣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歿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遍負身任之曰彼幼無

相累也已復滅已棄之乎給之曰彼累無相失也鳩茲濱大江賈人雜遝俗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選學官以作士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耳領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騎入下令曰毋懼第自言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羅拜即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恣睢里閈間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死獎其能悔縱之歸卒爲良民過滛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之得婦女衣物即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英爽非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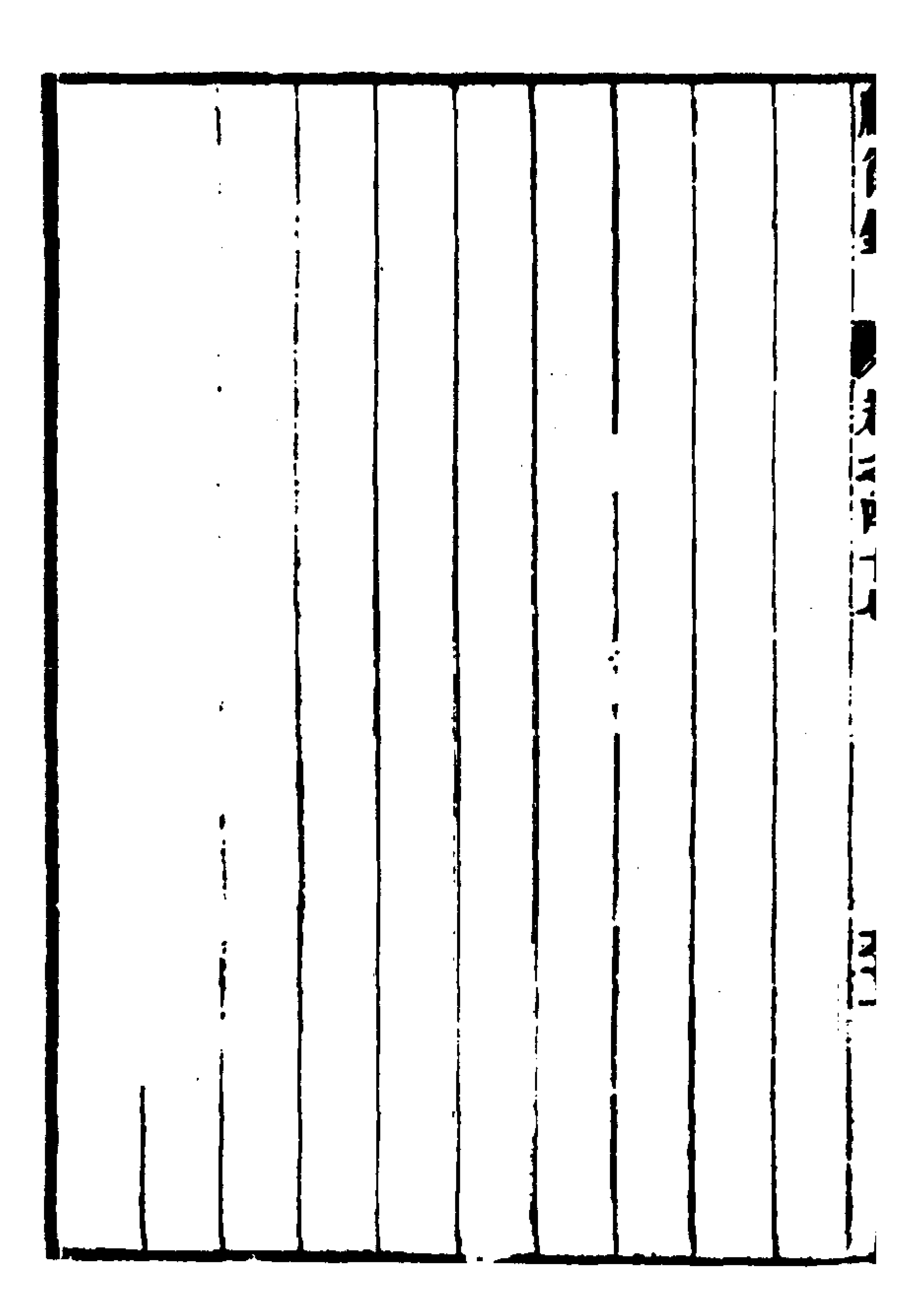
衽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纖嗇而武健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爲發廩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剃陰事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即白當道逮人構豪豪拒不出爲紳爲豪關說日以百數來公乃爲好言聞者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出吾爲力白之豪暮詣公遽捽置獄中竟瘐死徒黨屛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　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圉之供張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

期謁　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郡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色而一切治辦大氐此類　王之國適衞太守以罪去官縱橫郡中為民害當道無可奈何則以篆檄公衆聞公來驚曰是前彰德王公者邪即不遑匆令公知此至巳帖息矣居恒官方人爽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自發其端靡不曲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以助其名聲噪一時以此無何內艱訃至哭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官之意遂絕無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為具槖勸駕不得

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地百姓聞公再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　上大發帑藏遣使公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諸所調劑究至中事窾所過歎署歎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　上嘉使者功而公亦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秦　衛蒿慮囚北平公奮曰囚衛死數也　天子且不忍死之以衛我我何以稱塞百一得牘盡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

尉平得駁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閩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莘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郎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關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然不可動而郎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溢其純懿開明

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公陶汰於
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公
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葬公與配胡
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
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即邦彥蕪湖
縣學諸生娶李貢士女女一歸瑞中丞孫諸生汝洛
孫一微觧聘後太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孟一豸
銘曰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請則臧蓋
進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偕厥妃兮于茲永
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從子之宜墓誌銘 主事 楊士奇

之宜名相余從兄思貽甫冢子也母康氏相幼聰慧六歲其父口授小學能成誦不忘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且出從外傅莫歸其父親教督之端靜不好弄羣兒百方戲于前未嘗動意也十三部使者行縣聞其名召試之深見賞異舉充郡學弟子員十五郡太守舉應江西鄉試中前列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思貽奏言臣之子年與學皆未可以為人師幸俾臣以歸教之增益其未至庶他日不辱任使 太祖皇帝可其奏既歸益勤於學後充太學生

太學生常數千人季試相屢占第一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以相爲首廷對第二甲一名蓋元廷祐乙卯初行科舉思貽甫之曾祖賢可先生即登進士第有傳在國史我　國家混一天下洪武辛亥初行科舉思貽甫之從父子淵先生即擢進士第二甲一名遠今　皇上龍飛初榜相初擢中名數同子淵先生人皆以爲相庶幾不辱其先也相釋褐爲翰林庶吉士　上篤意儒術作興斯文簡曾棨及相廿八人者日就文淵閣大官給膳使盡讀禁中書賜居崇里坊月給祿米又給膏火之費使以夜繼晝充其學期追

迹於古人相素知自重又祗體德意夙夜刻厲蓋駸駸有進矣永樂十年授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是年九月廿五日卒年三十有四嗚呼相孝於父毋友於弟妹與人交必輔之善道族姻閭巷有急輒赴之篤好古書在太學三年購積千餘卷旣登第一夕盡於火哭之慟後悉貨重購之浸加於舊矣手一卷雖疾病寒暑不暫釋其志可見其才與其所學以試之宜有可稱而其不得年也固相之命乎嗚呼始思貽幼孤遭喪亂貧苦孑孑自力獨念先世詩書之業尨墜弗振傈傈爲圖惟繼之務諸其身以待其後人社

而生相殆可望矣相莊又遽卒此末獨相之命哉弟
鵠自京師歸其喪明年月日其父葬之邑千秋鄉盤
古山之原余其從諸父也尤哀之爲之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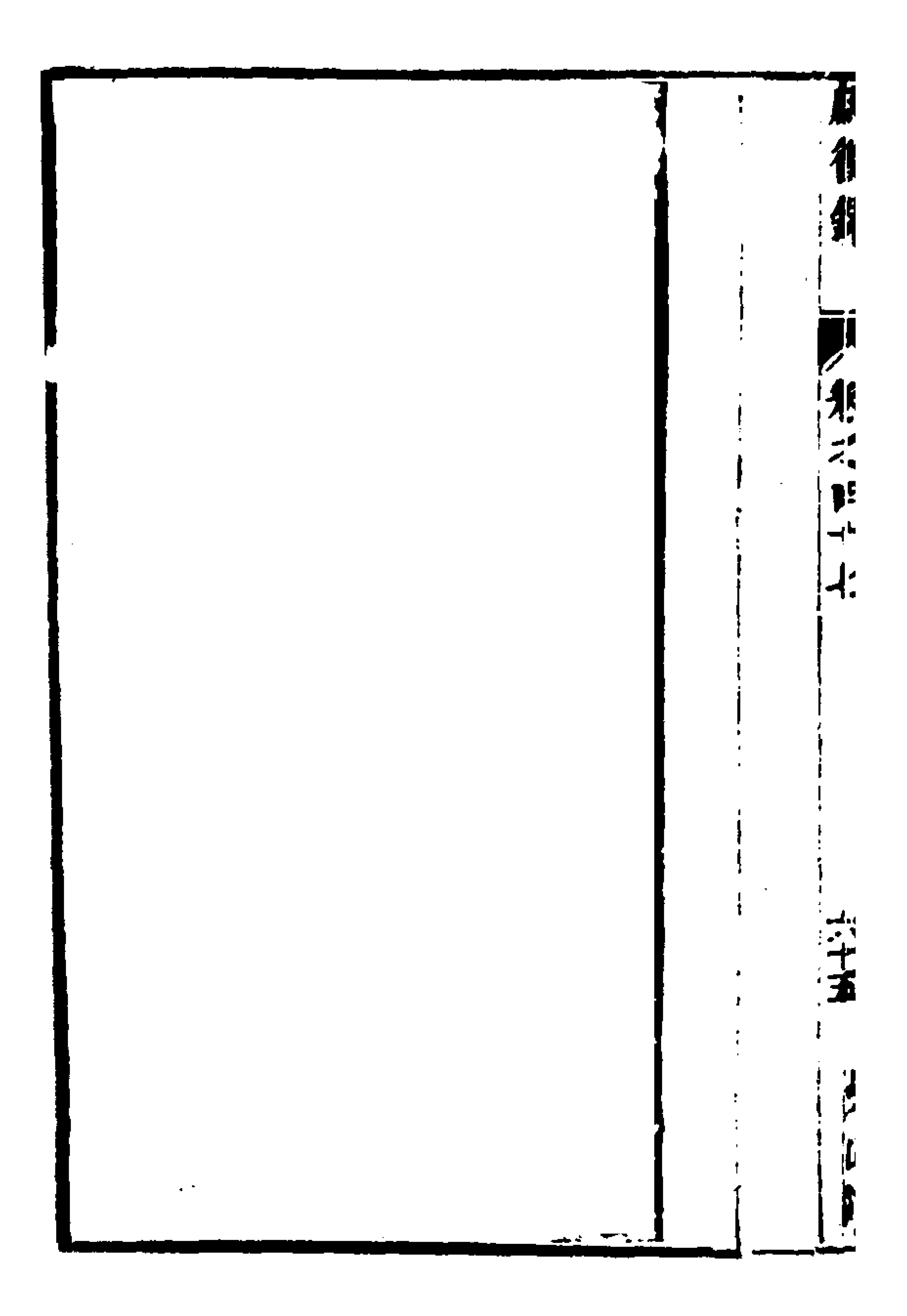
刑部俞主事墓誌銘

楊士奇

刑部主事俞得濟公廣卒其孤希俊將奉柩歸葬廣州之遂昌以刑部主事周琳所具事狀請銘公廣嘗從余翰林十餘年銘不得辭俞之先居睢州宋季有仕遂昌者因家焉而自曾大父以下皆不仕父則處母毛氏得濟其諱公廣字也幼孤長克勵於學涉獵旣博矣從先生長者習詩律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方儒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公廣以能書薦書成依賜賚詔就翰林益進其藝十八年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爲邢臺

縣丞當要道過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日暢公廳為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得民心洪熙改元召還爲刑部照磨尚寶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廣西淸吏司主事畫心獄中無寃滯者宣德五年有司援例奏贈其父承德郞刑部廣西淸吏司主事封其母太安人妻李安人知制可命未下而公廣以疾卒是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子男二長希俊次希傑女三長者歸吳宗智餘在室孫男女各二公廣居官不爲崖岸不失持守遇事不平輙發不爲苟默雖數以是召愆咎不悔其才可用且未老而遽

卒惜也銘曰　才與時際兮宜厥施兮奄長逝兮孰所致兮



刑部主事張毅齋塘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忤之言不幸則事反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失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失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成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掞議之列則欲先明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焉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效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巳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　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增應詔公首
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澤斥近奸獻計
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
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既次居
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
敗三疏請還蹕爲懽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公言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
逆爲順羣執羈紲御銜縻奉　車駕還都得錢不爽
節蚤翦無恥者而國勢尊華時府庫阜成豐之數蓋
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

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發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怒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深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胡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誚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避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庚既王偁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罔完君復列

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掩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
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
慘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
列於節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窺此公之心也公
沒百年其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
戲欷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于嘗好觀國朝
故事竊窺 英廟實錄峽壁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
所謂事烈而其名掩為不得與節之死君者同者耳
其事固嘗書也孰知其身死而并不存已不得在史
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

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冢
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葢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
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
顧惜齒髮骼髂化爲朔野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
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滑
爽昭爽必且飛揚僾悵睠故都而棲傳里附衣冠之
潔莊而常遨遊於鄒山鄒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
歸而深藏於此乎邃而往木拱且抱藥葛施石而狐
兎穴室牧豎樵子頑惜不靈將有箕踞嗥眺於其上
而睨草木以爲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表幽光章

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
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樣遊於茲阡土封
木蔞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陁石泐
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
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識衣冠之
藏又當絕去城郭在避遠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
方之遊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
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
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
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叢蒼

蔽翳之中模石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發耀諸詫措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撰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宋君野墓表

宋氏其先聖昌人也有商州守良惠元季兵亂自商徙華遂爲華州人良惠生璵璵生商河縣丞公諱昇昇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使公配夫人薛氏生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且辟會副使公有四川之役自都城出居於野故名曰野及冠字希孟云君三歲喪父五歲讀書學植十五從師而受尚書二十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又明年爲陳留知縣陳留去籓服近民多健訟輒赴挐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奈何君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留

滑焉於是皆仰戴君乎君爲神明而於大且劇者不
復赴臺省惟赴愬於君其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
以煩君者河溢於縣北害于耕稼君乃謀諸治河者
築堤柜河河之舊涉於是爲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
之民皆復來歸君貸之各有業焉蓋戸口增以千計
邏卒趙猷者有仇仇夜入刺猷妓匿去弗可得衆以
爲弗得也君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爲幾無
復敢爲盜者陳州俠劉某者都指揮之子也嘗傾千
金爲俠俠嘗殺與史善賂自脫事故久不決郡下君
法嘗往鬬殺者君與期月某日嘗在乃謬謂有他不

往矣蓋是時指揮巳伏百人勿使聞不往即散君竟往得窮其事殺使於是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皆欲赴愬於君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書諸史子集也於是購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儒教童子規為校爵勸懲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先是言破敝者必於陳留至是沃野綿亘表衎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谷屢登盜賊希少歌誦之聲徧于鄉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觀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交章論薦問勞之使絡繹於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

君君年不當爲御史乃爲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獄中既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年僅二十有六王氏生男子曰順壽君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旦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巳巳月日葬某地先塋之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與故薛夫人所以偏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歡至于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夭以死豈非命哉予爲之表曰主事東君墓于斯君子之藏過者其式焉

刑部主事太微張公治道墓碑　喬世寧

嘉靖丙辰太微張公卒其子車將以明年丁巳葬公城南祖父墓次乃謁余北丘下而涕泣言曰父將卒也命車曰吾墓碑則以三石喬子余聞之潸然淚下已而歎曰關中斯文之阨何至斯極也往年康修撰海卒無何呂侍郎柟王檢討九思又相繼卒海內學士共悲之頃者韓尚書邦奇馬光祿理王祭酒維楨又同以地震卒乃今又聞公訃余何忍者公碑顧自惟知公久又何忍不碑公名治道字孟聯嘗遊終南山登太微峰樂之乃役意常在太微遂自號太微山

人上世故長安人　國初徙杜陵長公者其徙城中長公生次公次公生通通配高氏生公公兒戲時能爲群兒長能督約群兒嘗從大父觀碁觀數次即從旁指畫勝負輒奇中人即大異之稍長父命之商公頗好書不好商乃就鄉校師學書始授讀即頴記絕人已乃就偶山田先生受朱氏詩未幾即又善說詩爲諸生其文辭輒試高等又嫻於詩賦議論如懸河而性剛氣豪慕義尚奇節一　時諸生咸推先畏服之正德癸酉舉於鄉甲戌登進士第授長垣令三年以治行中科道選徵入會都御史怨公不而辭報論

公任情洪過嚴乃僅授刑部主事人咸爲絀之公與部僚薛蕙劉儲秀胡侍約爲詩會並以詩名都下都下稱西翰林然公意不樂于官矣會又聞其母病乃即上疏引疾歸歸二年當赴察期御史又拾擾都御史言論公落職人亦爲公絀之公自以志業不伸遂棄官不就乃一意讀書爲文章尤好杜工部詩與秦漢人文其始詩學杜擬爲之久之何意體裁無弗杜者文復氣雄語質當於事實即不定擬秦漢何人然唐以下無師爲與王檢討康修撰一見語合乃數與縱論詩文又數與遨遊終南鄠杜鄠過山水勝處輒

命酒歌吟賦詩立就或語及古今天人之際至浩瀚
閎肆時人莫測也時薛蕙在吏部望公就官公爲書
固謝之已而侍郎霍韜御史郭登庸又皆欲薦起公
公又固止竟不復出往公在長垣時諸上官令不便
者輙請更令或上官重更令輙抗議執請不顧避邑
故多豪强爲民害者乃按捕諸大豪論死者十餘人
已又修長垣城修孔廟增學舍改佛寺爲子路祠至
其條馬政事與止塞黃河決口上官未盡施用後利
害卒如所指陳人至今稱焉公始去長垣人爲立去
思碑後九年又就烱柯臺祠祀公以公之不識使得

究其施即古稱相之業奚足道哉顧獨以才高語直
爲時大忌又自負不能下人年甫三十餘而歸比卒
時年七十歲矣家居者幾四十年竟以一圭事終身
君子蓋有蒼生之嘅云公好面折人卒不避尊貴人
與交讙甚者其獎稱人善亦無問識不識率皆節嘉
歎又亟欲表揚即不能即著爲詩文傳焉又喜汲引
諸生遇有纖長即日上官爲道之以倡士氣人始特
憚公遠之已見其益也又坐來親敬公乃公益自信
不移也所著太微前集後集臨皓集少陵志長垣志
凡數十卷諸時事邊情與俗吏治具見其中可以覽

觀古今得失之故所謂詩史者不在是哉若高氏季公時夢一僧持綵筆授之及誕夕又夢焉占曰文門之兆也以今觀公信矣公始配田氏繼陳氏卞氏卞氏生一子卽車也舉嘉靖壬子鄉試銘曰　公才孀興位奚不崇豈乏時刚而以廢終如弦之直人誰與容人謂公絀公曰志行既長於詩亦以文雄我道如是天壤焉窮夙也熏古追惟少陵大雅繼作聲跡攸同子車駿發嗣[illegible]德聲刻文碑石以永公名

贈光祿寺少卿刑部主事王青蘿先生漸逵墓誌銘

張時徹

王先生者諱漸逵字鴻山別號青蘿山人一號大隱山人番禺人也大父璉以長厚恤其里中人里中人咸德之曰良吏立我父諱傳別號艮菴舉弘治丙子鄉貢而仕則爲秦州學正以先生貴進爵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先生生而穎異方童丱時儼巍巍儀度一如老成人以書史爲嬉娛蓋性之也年十歲從學正公秦州公幼之不課之學而先生則獨取經史子籍潛誦之誦輒背記久之則從諸儒生談說藝

文切磋聖賢之學日有諸矣時吳陵仕人咸謂以爲
奇比學正疾御血以侍食不下於嚥疾且革呼先生
而撫之曰兒來前汝志不負其資且孫命不凡當有
顯樹吾是以瞑當是時先生擗踴哭泣屢絕復甦而
學正公故廉也祿奉所入輒以濟諸生貧者及卒棄
無一錢州之長貳若諸生佐之歛而歸櫬焉丙戌抵
家太安人曰貧甚矣兒欲以讀書佐養猶之蓺石田
以濟枵也盍已諸先生跽而泣曰兒兒弟非寡矣兒
力不任農巧不任工賈同所于資惟劬於學倘足以
代耕乎諸長老說之百端太安人許之乃篤志吟誦

丙夜不休嘗書齋舉雨潦水盈溝忽覗而驚曰曾雨耶其勤苦如此乙亥秋有司上名於督學使者試而奇之丙子舉於鄉丁丑薦於南宮時首相厚齋梁公故有婣也欲薦爲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先生以未能避辭之時年十九未聘比鄰乞歸於何氏己卯除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疏病請告歸家不治產業惟以詩書訓子姪自學正公歿諸弟未昏者三人女兄弟未嫁者三人各擇其良而室之家之不啻學正公之存也嘉靖乙酉稍徙落城里乃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外絕塵事杜門卻掃足不出

閑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爭存處
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於道一也隱居十有
二年自爾於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
員甚嚴有司力爲勸駕比至廣而詔下凡養病三年
落籍勿復敘用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以尋久要
已乃放會稽謁陽明王公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於
吳山久之乃返歸即晦匿不出察使者吾溪吳君爲
之浚館欲尋事之以風學者先生辭焉吾溪乃以學
行首薦先生不報時高貴大僚若郡邑有司往往欵
謁輙閉門郤謝或因以致慼先生嘆曰夫逆旅饋兼

列子所以逐步賣藥逃名韓康以之去市凡以避暬
也處喧囂欲遠尤垢難哉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
於雜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儕作彩畊樹果蔬自給斤
斤以禮讓率弟子又合族聯師教之嘉靖壬辰建祖
祠修族譜立宗法定祭儀乃次年而芝生於祠蓋至
和所召也鄉之風尚咸蒸蒸興起曰毋或不如王氏
也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璟薦先生於朝曰不仕
公門高尚其志主事王漸逵一人而已督學田君汝
成立八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先生力辭之至再三
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鄉等論薦天下人材凡三

十餘人　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行
門人童默躬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
未可以出乎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
以銓部有嫌先生者間之而止先生目擊時事之失
乃歷陳往古可爲鑒戒者上書闕下其畧曰臣漸逺
昧死言　聖上聰明睿知高出前代者四事閹人不
得亂政也大臣不得專權也戚黨不得撓法也學不
於小而于其大也然自卽位以來治　猶未臻者其
故可知也寃恤有誣興華有詔而有　旨不以行此
外臣之負　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無　分憂於萬

幾互相排黨無復同心於匡贊政受腹心之託膺翹相負或識卑器淺罔所建明此內臣之負　陛下也夫　陛下有興誌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悅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覘以迂欲以貫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目有五一曰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業鑰五曰培命脉此百王之所適而萬世之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培命脈其至也至於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業鑰之機爾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皆凡數千百言甚剴切知者

蹙危之曰　上惡巨璫王生殆誅夷矣竟留中不報

然執政衆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上疏乞休冢宰嵩

舉許公使其屬李君朋先諭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

位先生曰道不行矣奚秩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却之

而執政以衆故待詗其短有曾遊致而欵焉佐以要

見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號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

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

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值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

以托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先生即日就道故

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於水滸先生謂之曰右

溪勉之吾先侯子於白雲之麓矣道聞太安人訃匍
匐抵家哀毀骨立幾不能生乃其視家則甚肅也身
以質行爲倡一無戲言惰容服藏姊媽怡如也友于
最篤與諸弟共甘苦斗粟尺帛一無所私祖遺田四
十畝先以質人則贖而畀之女兄寡而無子迎之以
養有女三人撫之一一置裝而歸之親戚鄉黨悉收
以義貧乏者濟之死而不能殮者棺而瘞之里俗多
停喪不舉至有三四世者則盡捐橐中金而助之若
趙氏梁氏其尤也營兆訊日爲之周旋凡葬二十餘
棺餘氏因而感化蓋自是無有暴骸者曰此王君教

也癸丑歲侵冨者閉糴貧者轉徙先生極力賑施又率有人之衆爲粥飼之單寡以是免於溝壑既而寇賊充斥殺人膏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皓餘生幾何而孜孜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衛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苦於林莽間緣磐石而坐仰浣松風俯聽泉鳴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恐學者惑於左道而昧聖賢中正之則作正學記謂五經四書入道之指南先儒論著有至有不至作四書通言

中庸釋言大學義略讀易詩書禮樂記春秋集傳又有周陳張朱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選集歷年圖古風選求仁集中洞志嶺南耆老遺傳王氏宗禮青蘿日省錄蘿山石室記等書藏于家其於五經自得尤多如春秋深辯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之旨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爲宗此其大端也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樂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

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此豈浮爲論說者耶平生敦篤彝倫矜尚操執不以非義交歡不以非禮流盼軒冕金石一無繫於中蓋其秉之者素也其於近代談道者尊崇白沙陽明二氏之學所與王龍溪項甌東之書蓋論之詳矣要亦不盡同也先生既得疾一夕有大星殞於庭家人皆驚走次日而病革子華扶侍問以家事強起答曰須做好人餘無所及整冠衾而逝時嘉靖戊午十二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弘治戊午二月二十八日凡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貧不能殮其子貸金於倫氏以殯聞者歎息焉今 上嗣極詔

累先朝建言得罪者特加卹錄於附言官表其素行
清修完名全節宜應恩詔贈光祿寺少卿云

主事贈尚寶司卿劉君校傳

鄒守益

正德己卯羣奸惑　聖聰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浙江浮漢登大和復大獄且過中土繁擾衆情洶洶懼變大臣多阿之阻諫者勿上乃戊申翰林舒國裳約汪子宿等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考功夏惟中儀制蔣汝信太常陳惟濟連疏入己酉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庚戌禮部姜參省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與人疏時太醫院醫士徐鏊亦以醫諫車駕不果出乃癸丑命以黃鞏等六人下錦衣

獄以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乙卯下余廷瓚等獄同黃鞏六人跪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進跪入明日俱下獄亦梏拳跪五日時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胸以死諫數日天陰霾水溢內海子公卿被嗤罵尾磔撒於夕出入不敢待列巳乃請禮部禁一槩言事又有參劾伶俐為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乃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前各三十為首者調外任餘削除六月至四月巳卯杖黃鞏等六人各五十發為民徐鏊戍邊杖林大輅馮敘余廷瓚五十降三

級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倫評事林賢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猷行人孫子乾劉平甫李彔德李德卿詹敬之蓋十有二人云今　上嗣位召前言事者復其官而死者追贈諭祭蔭其子入太學於是劉君亦以贈尚寶司卿翰林撰文行河南布政司官致祭于家予之再入翰林也其子元燮自太學生仕南京光祿署丞矣乃從詢其世系歷履以修君諱校宗夏其字號南溪世為許州郾城人高祖順洪武丙子省元任禮科給事中曾祖璣宣德丁未進士歷官福建鹽運使世

有令聞祖鐙諳星曆學任陰陽訓術父倫以善稱于
鄉贈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太安人歸自西華
外翁家就小瑤坊而產有樹火搖光之祥贈君夜夢
神人以忠義進士懸于門訊而異之幼而誠確童而
務學弱而恩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賛之
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感而化者太安人教肅善教子
偶不恱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處弟秩朴無私
瓶服食器用咸統于親一日家奴留牙筋一束於寢
驚曰此離析之漸也笞而出之正德庚午舉於鄉辛
未第進士壬申授刑部主事癸酉迎贈君就養乎宦

州卒于旅次訃至星夜跣奔敬關抱尸痛哭幾絕已
而少蘇視面目有塗塵以舌潤而拭之更衣衾椰乃
請命扶柩以歸定州士夫弔而嘆之以為可方古孝
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欽不為上官改法上官
雖不悅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上疏條友屬藁元婁
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寢五日
同事有憂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之句聞者感月為救杖就難矣仰天大呼以不
及見老母為恨語不及他少頃元婁曰善事爾祖
母與爾母元婁呼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你曾雖不

多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歷語畢而絕配張氏封安人淑靜儉勤克相其夫其後教元妻及諸孫遵迪咸稱夫之訓以訓蓋刑于之徵云史臣曰自古立國以忠義爲元氣　高帝誥天下首以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繩君之過補君之缺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肇億萬載丕丕基其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之願亦國家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主恩而振士氣若夫挫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縱不自愛如宗社生靈何方逆彬煽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戮以不與爲

聊　高廟械樸之澤其可徵也然高位厚祿孰非書
水之遺使與羣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於劾以貢
諛爭元老朋斥新進競䫫誚並荃蕙棄時以化乎化
以通變日譔日遁以君令莫違爲忠以喪元無禪於
國爲迂淺者以子幼進而巧者以親在爲解所謂流
芳不磨果當在若黄耶若劉君宗夏以忠憤自樹子
幼而弗顧母老而弗恤呼吸頃沛間猶毅然於致身
之義其英氣凜凜是可以風矣故備而論之以愧夫
飾名而全身者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黃公弘綱墓銘

羅洪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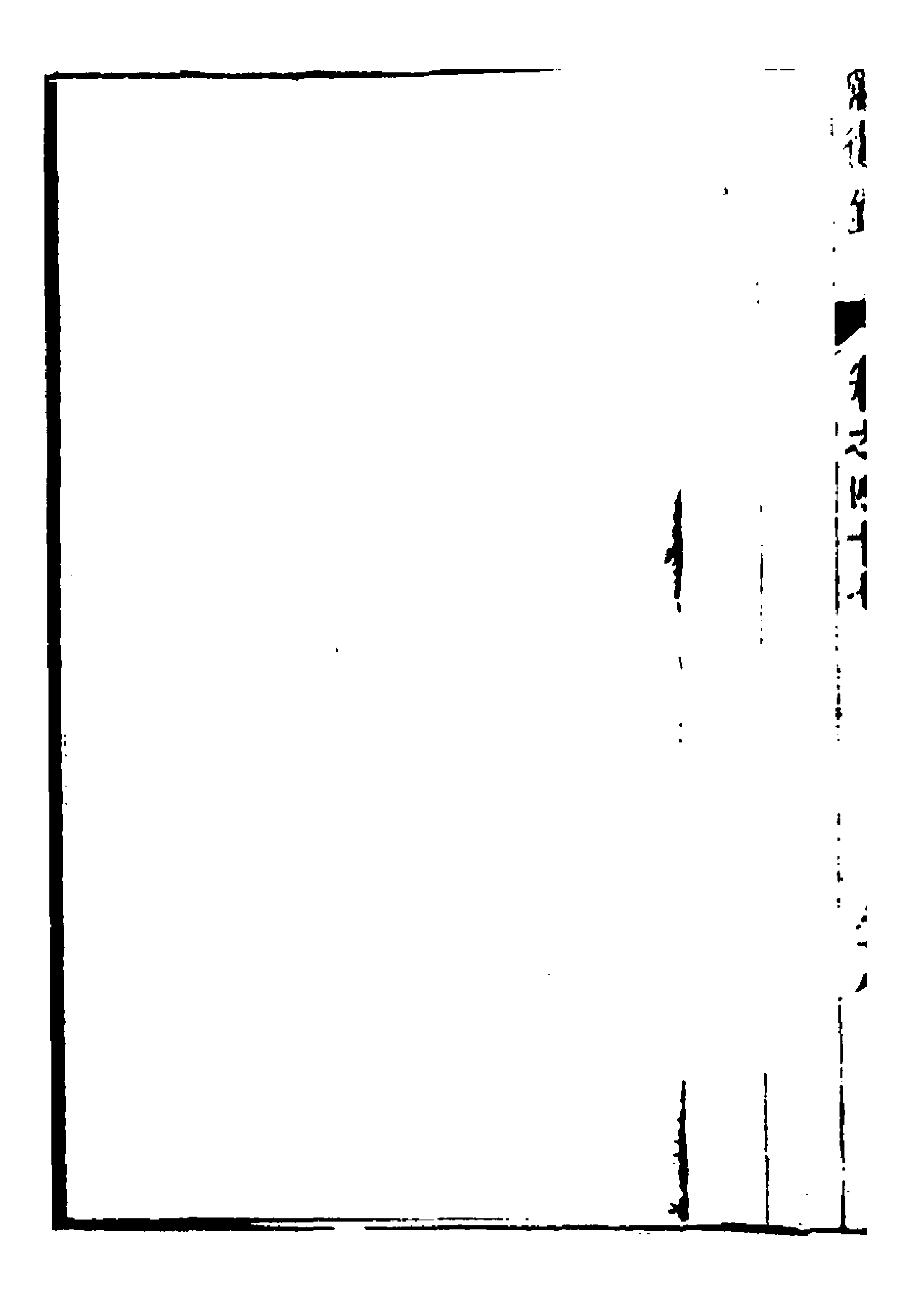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中丞督軍於虔延見士人輒語以聖學是時虔中士人無少長皆得及門獨雩都洛村黃君與何善山兩人最有名是時君以詩經舉丙子鄉試第七人丁外艱往兄弘舜隨父背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君惟焉自代三百金以解先生聞面與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遲也既小所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即能無悖於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被獎頻

接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操習其詞說與巳
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且察其性行何若
佚漸領略徐共面語故巳不勞而人易知君首在遣
就中日以接引得朋友益故從先生去處至歸越不
忍離者四五年戊子冬先生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
擇一人紀其家君居守二年身處以禮而用情於人
內外大小咸信服莫可指訾於是士人出先生門者
無問遠近莫不知有黃洛村矣久之思得一職自試
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賑世俗睢盱背公無忌執
法明峻不肯少失尺寸巡按御史何公維柏而下率

倚爲重遇疑獄及人畏忌不敢發者必以相屬君亦
感激知遇不事姑息能禁漸著下　有亦衆戊申召
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　虜入寇　皇上
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即加責問畏罪者務
深刻以希旨君獨據法讞之不爲進退往往忤人兼
質任剛直既不能爲軟熟語即有容貸了不能自舉
示恩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則剛之望君者適
當其例予病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　報可蓋公
鄉中多嗟悼之故爲出令若此既歸每歲必放舟貴
原玄湖間與吉之覽江聶公來邵鄒公期會先會必

走書遠予與劉君方與爲後先與未嘗或留連洞更旬月乃能去其體肥稍短目長秀而聲厲以舒士人有所請質瞠觀注聽不遂畢似以俟意盡泉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諷之不規談以眩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然善哄喜浴會不自異已未贋忽痰壅轉爲風痺歲加劇辛酉五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壬子七月十八日壽止七十後善山者卜年惟予識君兩人旅中善山慈和曲意欲納而君嚴備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予獨與心契往來二十三年而敬不衰觀其學亦且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

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
變大抵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
卒不擾可以鎮噪心瑣悄不入可以消鄙見古所謂
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者庶幾近之蓋望而
知爲有道不待言之出也雩都士人多出兩人門而
邑中喪祭舊俗尚鬼至君始還古云君名弘綱字正
之世居贛縣下橫徙雩都



胡主事憲仲傳

馮皐謨

嘉靖庚戌吾黨三百人對公車暨三人故主事胡公仰崖憲仲令布政使劉君价不佞皐謨與公長吾二人兄之客次出入惟胡公聽公與南海梁有誉同爲給諫何先生石亭所取士梁君故名上公攻古詩文浸淫晉魏秦漢風骨與梁君矗矗並起參揮灑爲紳交知賀慶吊唁除拜送餞羅翰傳播公益自晦郎舍下惟籌燈如諸生貲子錢買古載籍購得學士家奇文秘錄六曹士馬錢穀比法章憲甚綜欲悉概於中鉅卿大僚多器公或折行交公尚少憲公大猷背解

所佩刀贈曰此托於呂虔誼也一日偕梁君遵何先生所何先生曰二生爾雅俱才卿哉至氣學舉則胡生壯矣其秋虜闖郊畿媛書請市大吏袖手無策公隸事工部條十劄略曰虜入深矣已巳之變于肅愍爲兵書躬帥大軍駐德勝門外與虜對壘今日之事本兵當擐胄出營相機剿殺局縮不能禦戰而與議市哉此城下之盟也竊恥之又云鄭生躡僑談說漢帝踞洗迎之伏軾下齊七十城士被褐負奇欲效勲矢石者豈謂輦轂下亡人哉文吏拘泥以目皮相失不羈士誤甚部曹偉其論以公督造兵械協理九門

壬子拜今官南刑部山東司司寇長興顧公覘公才屬校大明律有巨姦匿罪夜懷百金私公卻之竟寘諸法兄弟兩監生爭産淹繫三年公諄諭感悟揖呼胡青天時倭蹂兩浙留都戒嚴公嘗若浙帥蔡倭日仲淛産歲罹倭能言倭情倭屯若散譎迅疾合如馳聲撫也佯見短狀用奇也倭進止盡司馬法而我師惘惘乘之過城城潰掠鄉鄉殘罔民命何言三策曰防曰困曰間傳其言南中南司馬曰是即襄言北事復象倭是知兵以公守太平門公始究心大業期為文章鳴世至憤時嫉事慨裂皆髮上指冠欲身當之

亟竹素業疾亟其師尚書鄭公聞之公領地三日仲起寒約頗先生教道逢世冀有所樹立上酬主恩下慰吾親已矣吾目且不瞑哉占一絕云每念忠臣徒抱憤常懷孝子獨沾襟可憐三十九年事不盡當時一片心以癸丑九月十五日逝距生正德甲戌三月十七日僅三十九歲公所著有仰崖集四書講義藏於家公少穎異年十六補邑弟子員爲督學崇陽汪公賞識從鄭公業益進丁酉赴省試鄭公書君實翔鳳卷貽之是年領鄉薦其上鄭公書無使人知吾之所好無使人知吾之所惡無使幸者德我無使不幸

者銜我好惡彰則迎合者不可測德慾樹則好還者不可禁與麗蔫論學曰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論誠之爲貴而不知虛之爲先虛者物之始也善之人也誠者物之終也善之積也論史曰春秋去古未遠猶知貴道左丘明賢仲尼曰素王秦漢德又下史遷氏貴朱頓謂之素封與徐應論刑曰古之知法者能以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語皆儒先之所未發公諱愿更愈仲字文澄更文徵別號仰崖其先臨海人累世以儒術飾行聞於鄉云

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有譽墓表

王世貞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日世故行人謝而郎宗臣已去為吏部休沐歸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以南一人以風公實

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舉龍華爲別百韻郎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旣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瑑之而身吟誦其間嚣嚣然不屑也郡國大史雅慕公實干旄門相躡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任客鄉里紈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册剝啄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舉龍華甙川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聞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嘗

輿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月出浚探勾漏令丹鼎
废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
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盡乃
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
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
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
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于節弗受藩庭卉木弗
及新以歿嗚呼何以歿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
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
後歿者即公實不歿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間過飯

一肉不能再簋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爲恒青衫
杳掩其當繡處時嚙殘則綴以絲縫之而問其家世
故嘗貴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
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
太夫人篤至孌孌齋慄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飯
飯弗甘也又脊脊飭於言行不寢然諸取予一介不苟
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爲人毋工於公實者公
實好言數又能相背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
柰何已又謂予曰　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
時能跡于武乃又黯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爲

驗者盖公實殁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殁又十五年而余尚在頎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之請而爲表其墓曰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驃爲南坐察以諫稱太夫人朱氏娶於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梁比部傳　　歐大任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蓋有梁比部云梁比部者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也父世驃以進士爲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實好古童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洪思博綜六經以逮百氏外

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厭訓詁括帖語與余及陳紹文吳旦黎民表陳晃黎民衷梁孜黎民懷梁柱臣講業於黄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劘切尤砥礪行誼海内學士大夫往往誦余嶺南詩癸卯公實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乃授比部郎朝夕曹署明清單辭審覈極拳大司寇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死下獄雖不貸於法意悲憐之為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獄中一囚為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亭獄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須繫寬釋之邊人少時被虜入漢逃長奔歸偵者得之以為

問諜訊得其情竟宥其死治獄務平反文無害省中稱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墳學多所撰著求當於古作者不屑為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旅食三年蕭然一室歛避權貴無所造謁來州當國建安為冢宰刪其才于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即上疏謝病歸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梁殆競爽矣搆拙齋樓以居左右唯太史公書杜少陵集扃戶吟哦罕通賓客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諸

諸頌功德者恒以病辭郡中少年司其開燕觴過出游終不得一幸臨兄也修復粤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見余南粤賦秦關銘任囂城趙陀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爲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游白雲蒲磵巾舄所臨翱翔八極所賦有一吹生齊物我意巳而遺青約余游羅浮曰丈夫生當能嘘豈能局促效轅下駒上世之士蜚遯雲霞覽輝千里足下能有意乎時予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

卷行於世子逢登郡歴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桂下
有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實
一仕即已登甲蝂蓬累爲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闚直
以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成一家言樹不朽之閫於斯
世得矣千古在前將旦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
無涯孰能以靈光太玄爲子雲文考恨哉公實雅不
欲名然名者實之賓也假令海內人人知梁比部矣

承德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暨墓

誌銘　　　　　　　　　　陳于陛

余習聞先文端論學之旨以為學貴不言而躬行假徒侈聯論而辯析身心即娓娓性命與綺語何異乃今觀秀水比部王先生抑何篤行君子也余不及接其論議然頗聞其學有實際心竊嚮往之昨歲稿兒曹擇師則門人項廷堅陳孟常交口推王生汝翼汝翼者先生伯子也一日手沈憲副所為狀以墓道之石請余既夙慕王先生又見汝翼內行淳備益信先生為真理學非空言夸詡者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先

生諱愛字體仁別號一山故占大同戎籍五世祖諱義洪武初改隸嘉興千戶所遂爲秀水人義生恩聰恩聰生彝彝生玭玭生朴爲徐聞令有德政徐聞公年五十始生先生因名之曰愛先生自童少奉以周旋每從方外講導養術後乃從事講學因悟儒家體受二字苞乘玄門尊生之意踐形盡性皆自愛也于形一有虧于性一有染皆非自愛也先生羹墻仗訓終其身卒成大儒云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章句然讀書輙解大旨尋補博士員徐聞公捐館家日落先生身任門戶氣亦日壯已而聞一菴唐先生講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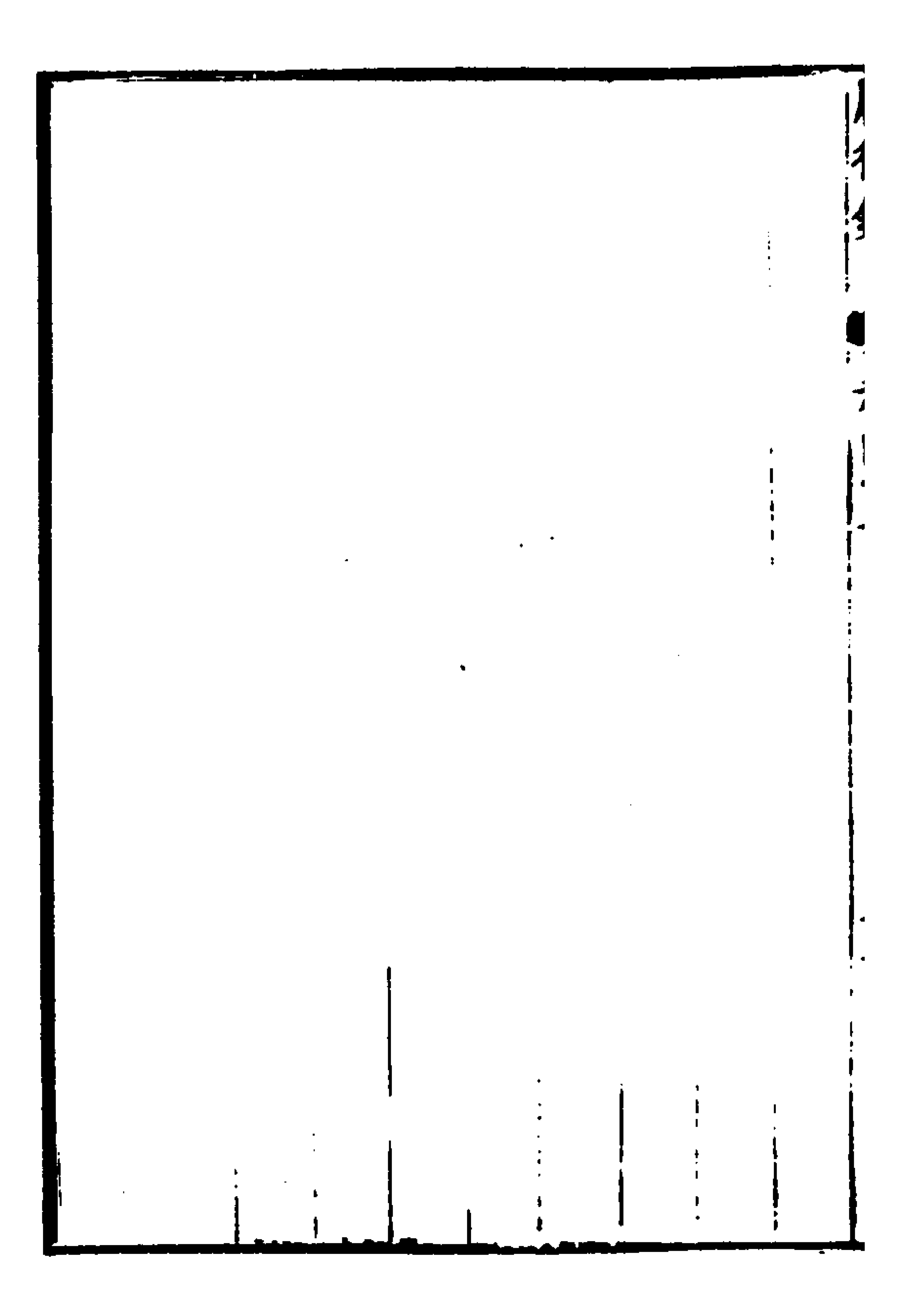
中則負笈從之游得聞討眞心之說已又因沈給諫
石雲而受業于龍溪王先生王故王文成高第其言
致良知甚具先生往來吳越閒以兩先生言相印可
益悟良知不參情識即名眞心一落情識即非眞心
兩家互相發明初無牴牾自是學益有進沈給諫終
養歸遂延先生家塾誨其子懋副兗川相與譚道講
德莫逆于心締爲婣婭先生潛心理窟不拘拘制義
繩尺每試輒詘而嗜學日益甚癸卯舉於鄉凡五上
南宮輒報罷先生不爲動其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
往來益遍交海內諸名流相與推明師說其游開雍

也會故人永康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雞鳴山以先生爲之長風動金陵己未舉進士塲中得其文驚嘆以爲陸子靜之流銓選時次當内補有介故相分宜擠之者時鄉人爲太宰欲右先生力辭乞就教乃得順天府學至則與諸生日夕講究諸生聞所未聞心開目明而先生又以身示之鵠踏履繩墨都人士瞿然顧化長安諸生鮮衣怒馬游冶少年之習爲之一洗壬戌遷國子監丞其陶鑄六館諸生如所以教京兆者癸亥擢刑部山西司主事則又曰高皇帝律令即堯舜欽恤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藉相

袁公旣講飲禁中遽治北部先生執法不少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先生曰法如是何謝爲袁公聞而怒曰王郎傲欲折相君角耶先生弗顧然自是倦游有蕭遁意矣以遷弗得請歸後巡未上丁卯穆皇帝即位考察京朝官猶以前太守同里故詈不及晉江秩司寇力爭之不得因歎謂諸曹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此先生則報了不介意亦絶口不自明獨其好言學至老不倦與唐王兩先生及諸同志所討日孫揣凡天與文湖之旨歲必至傾不飲以標榜爲名高自韜晦歸凡十年堂宇

懸八戒以自警守徐聞公故業室不益椽田不溢畔
蕭然寒素即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
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年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
削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先生罄橐中百金以完
其婚他行誼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絶無城府人遇之
者如坐春風然動有檢括寸寸尺尺毫不敢踰越蓋
先生之於學直以心體而身踐之豈與夫世儒狹炎
屑屑徒以言語著作爲聲名者比哉先生少善病自
聞道來戰勝神王壯歲遂寡疾平居淡泊無他好獨
好射好奕每出必發弓以從與客奕至忘寢食角巾

散步踈髯廣顙逍遙如神仙人皆以為王先生且得
大疑何論耆耋乃辛未秋忽病瘵下數月寖劇歿時
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
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義從容詠
黃鶴詩而逝先生之於道深矣



刑部司獄王敏傳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輙不以告進德憤且耆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輙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饑渴輙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

平庠女叩門來衛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爲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閧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逡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欬步郎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横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後過涯分守令敬愛

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與
巳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琳幃婦人倡室酒酣内進
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
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
京師郡邑恐其人入奏發巳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
至數百千獨進德一揮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
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册運糧輸南峽江悍急行者
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
命也死生天命也舐君命以徼天命何以陸爲後自
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以例免歸

再起爲刑部司獄坐發法輪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
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 進德容
貌端偉有威重愼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善事父兄得
孝敬意其所從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
燕王府遷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
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
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
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
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儕行
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璡余昔至京師見璡故嘗

仕斥不用敝衣繩屐閒梁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學不少貶而進德亦喜推繇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推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終